TODAY!

今天

JINT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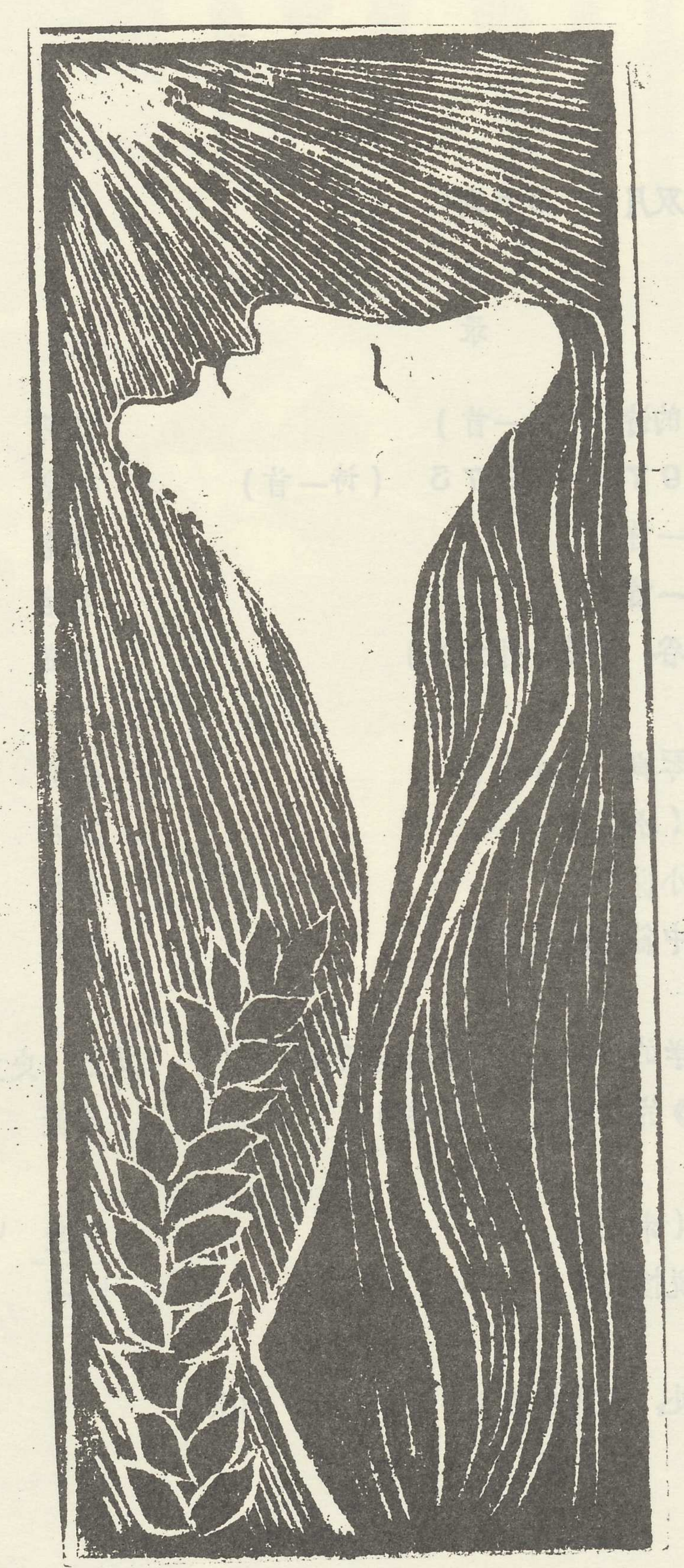
JINTIAN BIANJIBUBI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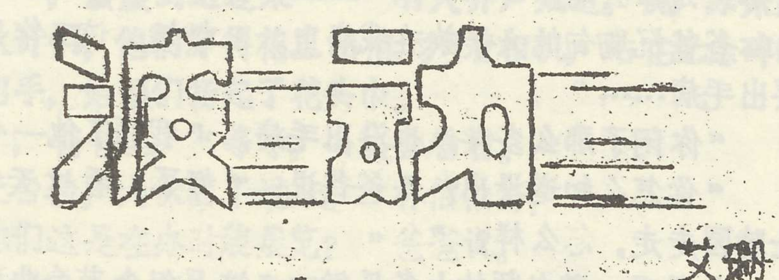
5

《今天》文学双月刊 第5期

目　录

通讯处：北京东四14条76号 刘念春





5

（林媛媛）

发发哼着一支曲子，独自滑着舞步，在屋里转来转去，皮鞋在地板上吱吱作响。她忽然停住问：“那家伙没再来过？”

“来过了，前天下午。喏，就从这个窗户跳进来的。”没想到，我的谎话来得这么顺溜。

“怎么的？”

“问起你。”我探着忍住笑，从衣架上拉下件晾干的衬衣，摊在床上叠起来。

“怎么的？”

“问你的地址。”

“怎么的？”

“什么怎么的。”发发的脸都绿啦，准是。“当然是不知道了。”我直起腰，说。

她徐徐吐了口气。活象条在水底憋了半辈子的鱼，好不容易浮到水面上。“没怎么样你？”

“什么？”

“我是说，跟这路人睡一觉也不赖。”她把双手按在胯骨上，做了个放荡的姿势。

我气得浑身直颤。“发发，你、你不要脸！”

“干吗这么凶，刚吃了死孩子肉？”

这时候，爸爸推门进来。发发悄悄溜掉了。我把叠好的衣服狠狠摔在床上。这一切太没意思了，这就是生活和朋友吗？这就是我吗？真烦死了，窗户关得严严的，暖气烧得丝丝响……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就躲在窗外，只要一推开窗，就会呼呼涌进来。

可那又是什么呢？

爸爸沉甸甸的大手放在我肩上。“嫒嫒，该工作了，人闲着就要出毛病……”

“你闲了那么多年，也没出毛病。”我顶了他一句。

“你怎么知道没出？”爸爸说，“好了，看这天气多好，去烈士陵园走走，怎么样？”

上课吗？穆老师的大冬瓜脸。“这是纪念革命先烈的地方……向右看齐！”敲队鼓，朗诵诗，献花圈……随便吧，我们生来就是为了听话的。

马达轻轻哼唱着。我坐在前排座位上，斜眼盯着吴胖子的两只毛茸茸的大手在方向盘上滑来滑去。车开得真横，行人纷纷闪开。换了我，我才不躲呢，看谁敢撞！人坐在车里，想的就不一样了，只求稳当点，快点。

“停车。”爸爸拍了拍吴胖子的肩膀，汽车猛地刹住。他探出头，“去哪儿，小讯？”

“随便走走。”

“上车吧。”爸爸的头发被风吹得直打转。“一起去烈士陵园走走，难得的好天气。”

杨讯抬起手，腕子上的手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约会吗？哼，别耽误了！

后车门呼地带上。“嫒嫒变成哑巴了？”

我扭头瞪了他一眼。“你才是哑巴呢！”

“这孩子”，爸爸责备说。

马达又哼唱起来。笔直的白线钻进轳辘底下，好象都绕在车轴上。头上的小镜达达直响，里面映出爸爸的眼睛，那么衰老而疲倦，就象一辈子没睡觉……窗外的侧视镜里映出另一双眼睛，我不禁哆索了一下，一股凉气顺着脊梁爬上来。这是怎么啦？可我什么也没看见呀，没有，除了两双眼睛……白线。白线。白线。

初冬的阳光暖洋洋的。几个拾柴的乡下孩子聚到车旁，一边比划，一边嘻嘻笑着。穿光板羊皮袄的老头靠在不远的长椅上养神，手伸进油亮的领口搔着痒。一对情人穿过广场，朝小松树林走去。

“嫒嫒——，嫒嫒到这边来——”有人齐声喊道。噢，原来是市委大院的伙计们，他们穿得花里胡梢，挎着相机，站在纪念碑的台阶上朝我招手，姑娘们扬起了花头巾。

“去吧”，爸爸说。“等等，一块去看看。”

我们一上台阶，大伙围了过来。“林伯伯好！”

“嗬，你们这是在办时装展览？”爸爸说。

“难道不对吗？”徐筱站到前面说，今天他穿了件黑色皮夹克和一条棕红色的细腿裤。

“至少我不想说赞成。”

“服装就应该有个性，谁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徐筱说完扮了个怪样。

爸爸拍了拍他的肩膀，“让我来看看你的个性。听命令：蹲下！怎么样，看你打起仗来怎么办？”

“这和打仗有什么关系？”快嘴的王胖儿插了一句。“我们讨厌战争！”

“敌人来了，你怎么办？”

“我？”王胖儿翘起手指头。“第一，那是没影儿的事……”

“第二呢？”

“真要是来了，我们也不是胆小鬼。我就是不明白，这和穿一两件漂亮衣服有什么关系？”

爸爸笑了。“我不反对漂亮，但应该注意美观大方。”

徐筱又把头探过来，“要是对美观的看法不同呢？您就干脆下道命令吧，换上标准兰制服一套……”

“其实我们今天有意打扮一下，就是因为都觉得自己太老了。”王胖儿叹了口气。“林伯伯，你们青年时代怎么度过的？”

爸爸脸色一沉，转身望着纪念碑。“你问它吧，它下面躺着一千一百……”

“五十七位烈士，这我三岁的时候就知道。我就不信整天冲啊杀的，都是人嘛，再说没有恋爱也不会有我们呀！”

大伙都笑了。

“好厉害的姑娘。”爸爸说。

“

“依我看，你们那会要比我们轻松些。一切都明摆着，用不着含糊。可我们，要么干脆没出路，要么所有的出路都让你们安排好了，活着还有什么劲儿。嫒嫒，你说呢？”

我暗暗地眨了下眼。

“别夸大我们的作用，成不成气候，还要靠自己。你叫什么，王胖儿同志，以后再聊聊。你留下玩吧，嫒嫒。我和小讯去走走。”

我感到空虚极了，和大伙闲扯了几句，就溜到纪念碑后面的阴影里。从这儿看天空，显得更蓝了。几只乌鸦嘎嘎飞过。这些丑八怪还挺乐，听说有的国家把它们封成神鸟呢。看来连乌鸦的命也不一样，可叫起来都差不厘：嘎嘎，嘎嘎……

他们俩的身影消失在密林里。

〔林东平〕

我们沿着林间小路，向山岗走去。枯叶复盖着路面，在脚下淅飒作响。微风掠过，疏疏朗朗的灰色枝条微微摆动。

很久没来了。这个陵园建于五五年，是我签字批准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老韩恐怕万万没想到，他自己会成为第一千一百五十八名。和他前后死于非命的，还有几百名教师和干部。他们的名字应该刻在纪念碑上，让孩子们记住他们，记住这一段历史。在这长长的死者名单里，其中就有嫒嫒的母亲。她作为省委工作组的成员被派到这儿，仅一个月之后就死了，死在批斗大会上，据说是由于心脏病复发。我对不起她，多年的感情不合加重了她心脏的负担，尤其当她知道我和若虹的事情之后。然而世界上却没有一个感情的法庭，除了良心。可如今良心的种类太多了，对我来说，只有一个，而绝不是两个。我的良心又何在呢？“……都是人呗，再说没有恋爱也不会有我们呀！”王胖儿那细溜溜的眼睛似乎看透了我的心事，好厉害的姑娘。是啊，都是人。人，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欢乐和痛苦的秘密，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除了那个和你共同建立秘密的人。小讯为什么不爱说话？一点不象她妈妈。组织上分配若虹协助我工作的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几乎一个通宵。由于怕引起外人的注意，屋里没点灯，月光顺着天窗泻进来，照亮了她坐的那张老式铁床上

的铜球，最后她累了，依在铜球上睡着了。我给她盖上毯子，去机要室拍发了最后一份电报……

白杨树擦身而过，这一个个白色的纪念碑，应该为我们不幸的爱情树一个纪念碑，告诉孩子们：我们是为你们的幸福牺牲了一切。果真如此吗？事实往往被夸大了。我们至少留下了爱情的果实，留下了持久的回忆。

小讯走到前面去了。几只乌鸦聒噪着，翅膀擦着树梢飞过。该死的家伙！人们珍惜的一切你们竟毫无顾忌，甚至以破坏为满足。幸好世界如此之大，大得可以容纳一切。容纳是什么意思？也就是并存了？可是象我和王德发这样的家伙能够并存吗？他活得那么有信心，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说起话来才如此放肆。刚才在办公室的一幕……

“……金银河工程的协作问题，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王德发合上笔记本，探探身子，从桌子对面推过一盒劣等纸烟。

“不，刚控掉。”

“另外我有么个想法”，他摸摸发青的下巴，沉吟了片刻。“新的年度就要开始了，咱们的供应情况一直成问题，能不能改革一下？我算了笔帐，如果每月每人的油、糖、肉和鸡蛋都压缩到最低限度，靠上周围几个县就能自给，用不着到处求爷爷告奶奶了……”

“最低限度？”

“别急，有科学根据。上回我到省里开会，请教了一位医学权威，你瞧瞧他那把大胡子吧。”王德发兴奋起来，他从口袋里摸出张报。“报告我都打好了，咱们搞出点名堂来，说不定全国都要向咱们学习呢……”

我戴着花镜，看着那份报告。“白糖二两？”

“人体可以从粮食和高淀粉的瓜等中得到糖分，科学嘛！”

“唔，是个好主意。”我摘下花镜，揉揉眼睛。“农民怎么办？刚赶上水灾，拿什么上缴？”

“嗐，俗话说，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我就是乡下长大的，比你更了解他们。你们这些喝墨水的人，就爱感情用

[illegible]人是怎么样？那[illegible]。[illegible]部
[illegible]，饿死的人就没个数，[illegible]。”他用指[illegible]
[illegible]口上的[illegible]，[illegible]就解决了。”
[illegible]谁的[illegible]你和我[illegible]
[illegible]，你[illegible]咱们还
能算个数？放心吧。”

我把双手在桌上摊开，又慢慢合拢。

“老林，签个字吧。”他说。[illegible]

我戴上花镜，[illegible]从花镜的上端看了一眼他那[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么[illegible]害怕了？[illegible]我是个聪明人，犯不着为这么点小事毁了自己，我还可以为人民多做贡献……撒谎！在这张纸的后面，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盯着你的一举一动，盯着你的良心，[illegible]在[illegible]地谈论人民和贡献，[illegible]

“我不签，”我摘掉花镜，推开报告说。

[illegible]用指关节在桌上[illegible]。“老林，你我都是过来的人了，[illegible]我也是没法子，可这是上面的意思。”

“那为什么不下道命令？”

他微微一笑。“这你还不懂？自下而上嘛，这是从你们扛枪杆打游击留下的光荣传统。”

“既然如此，就应该拿到党委会上讨论一下，听听大家的意见。”

笑纹从他鼻翼上一束细细的皱纹里消失了，他毫无表情地望着我。“好吧，”他说。

[illegible]山岗上耸立着几棵高高的白杨。阳光照在银白的树干上，在周围灰色调子的反衬下，显得异常洁净、挺拔。风把[illegible]
[illegible]方。我在一块石头上坐下，点着烟，[illegible]
[illegible]。在这小路[illegible]
[illegible]

小讯走到白杨树旁，向远处眺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杨讯〕

那边是城市和她。她在哪儿？一抹薄雾复盖着隐约可见的街道和屋顶，千百扇窗户在夕阳下燃烧，闪着奇异的光。

我转过身，林伯伯正凝视着我，他的目光中含着一种老年人的孤寂。

“这儿真美，”我说。

他点点头。

“要不是落叶，简直看不出是冬天。”

“季节的更换总是这样，悄悄的。”风从他的嘴边吹走一缕缕烟。“你看那片云，说不定马上要下雪了。”

我看看表。“该走了，我还有点事。”

“什么事？”

“看场电影。”

“约会？”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同学，还是本地姑娘？”

“都不是。”

“哦”，他沉默了一会儿，做个手势。“去吧，代问个好，我再坐一会儿。”

雪花打着旋，漫天飞舞。夜褪色了。我们俩站在电影院的台阶上，看黑色的人流漂浮着一块块鲜艳的头巾，沿着我们　分开又合拢，渐渐消失在白茫茫的飞雪中。

“真奇怪，除了咱们，怎么还有这么多人能忍受这种电影，一直到结束？”肖凌说。

“就象忍受生活一样，没什么难的。”我说。

“可毕竟是艺术呵。”她从口袋里取出块红纱巾，系在头上。“我总在想，这些制片厂的人恐怕脑袋都出了毛病……”

“是国家机器出了毛病。”

“嘘——”她把手指贴到嘴边，四下看了看。“你县大狱还没蹲够吗？我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上层去，即使发生一次政变又能改变多少呢？纳粹执政期间，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都拒绝

合作。关键是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阶层，他们总是屈从政治上的压力，即使反抗，也是非常有限的。”

“咱们这代人呢？”

“我也说不准。不过一代总得比一代强吧。真的，我说不准。”她摇摇头。“换个话题吧。”

“这场雪下得挺突然，”我说。

肖凌贪婪地吸了口冷空气。“我和雪签定过合同，就是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候飘落。”

“在哪儿签定的？”我问。

“玻璃窗上，用呵气和手指。”

“什么时候？”

“四、五岁。”

“那时你这么大。”我指指身边走过的一个穿绿棉猴的小女孩。

“那时你这么大。”她指指小女孩手里抱着的一只塑料玩具狗。

我们都笑了。

“它们没有撕毁过合同吗？”我又问。

“只有一次。”

“哪次？”

“就是这次。今天，我想到要下雪了，我想到了。”她叹了口气。雪花在她嘴边消失。“大自然有这么一种力量，能使我们与自己、与别人，与生活和解……”

人群散尽了。电影院门口的灯一盏盏熄灭，白雪复盖的大地明亮起来，象一面晦暗的镜子。

“……我太累了，多想好好休息一下，有个归宿，有个窝。”她悲哀地闭上眼睛。“能舔舔伤口，做个好梦。”

“归宿，”我重复了一遍。

她点点头。“是的，归宿。”

“肖凌”，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

“嗯？”她低下头，脸红了。

“假如有人愿意帮你分担一切呢？”

“一切，”她喃喃低语。

“是的，一切，痛苦和孤独，还有欢乐。”

“欢乐。”她象回声似地应着。

“对，欢乐。”

她抽回了手，“傻瓜。”

我们隔着一排高高的白杨树走着，雪在脚下吱吱作响。很长时间，我们谁也没说话。

“背首诗吧，肖凌。”我说。

她的神情有点心不在焉。过了好一阵，她才咬咬嘴唇，用低沉的声调朗诵。

“天空是美好的，
海水是宁静的，
而我只看到
黑暗和血泊。
……”

“黑暗和血泊，这都是暂时的。”我说。

“只有美好和宁静才是暂时的，那又恰恰是看不见的。”

“只要你相信，就能看见。”

她摇摇头，“我可不信通灵术，只有我看见了，才能相信。”

“你刚才还在提反抗。”

“那是另一回事。”她苦笑了一下。“我首先得反抗自己，可惜连这个能力也没有。”

“照你这么说，这代人就没希望了？”

“干吗扯那么远？只能说是我没希望了。”

“不，有希望，”我坚决地说，“我们有希望，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我们是谁？”她在一棵树干前停住，把半边脸贴在树干上，嫣然一笑。

“我和你。”

“我，”她摘下沾满雪花的头巾，抖了抖，系在树干上。让手指在头巾上滑来滑去。“谁给你说这种话的权利？”她急促地低声问。

"我和你。"
她突然抬起近乎严峻的眼睛。"你了解我吗？"
"了解。"
"凭什么？就凭这么几次见面？"
"这是不能用时间来衡量的……"
"不，不，别说了，你会付出代价的。"她匆匆打断我的话，从树干上解下头巾。"时间不早了，走吧。"
雪停了。水银灯光映在雪地上，闪着兰幽幽的光。她咬住嘴唇，直视前方，步子忽快忽慢，磕磕绊绊，不时踢起一股股雪尘。在最后一棵白杨树前，她停下来，默默望着我，目光中含着犹豫和哀伤。
"咱们会手吧，"她说。
"什么时间见面？"
"不见了，"她把目光转向一边，"永远不……"
"别开玩笑。"
"我没这个兴致。"
"你怎么啦，肖凌？"
"别记恨我，别……"她的嘴唇哆嗦了一下，陡地扭头快步走开，渐渐消失在前面的路口。
我在雪地里站了很久。一场恶梦，它是怎么开始的，又怎么草草了结？我捧了把雪，贴在脸上，凭雪水一滴一滴流进脖子里。风在远处打着忽哨。不，风就在我的头顶上，在树梢之间，沿着一个固定的方向，象条无形的手臂，抱住了这个可怜的世界。是的，它是看不见的，只有黑暗和血泊……我沿着一排排白杨走回去，用手抚摸着每棵树干，上面或许还残存着她的体温吧。不，她的体温是零度，是雪和冰……
我蹒跚地走着。狭窄的街道，歪斜的房屋，挤压得我透不过气来。我在一根电线杆旁站住。前面不远的地方，一男一女正低声说话。怎么，是白华和她？！她匆匆朝我这边瞥了一眼，然后压低声音对白华说了句什么。白华搂住她的腰，朝阴影里走去。
轰！周围的一切旋转起来，带着嗡嗡的呼啸，带着一串刺眼的灯光和肮脏的黑雪……我扶住电线杆，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肖凌〕
风把泪水从眼眶中吹掉，头巾的一角抽打着脸颊，我朝前走去，绝不回头一顾，绝不！前面就是深渊，可我无法伸出求救的手，谁也救不了谁，又何必同归于尽呢？总该留下点东西，留下一丝温情，一点幻想，一角晴空。即使无边的黑暗和血泊不断象崩落的浪头复盖在上面。飘忽忽的星星啊，又纯洁，又美丽，让我在你们光芒所及的地方找到一块栖身之地吧。
我拐进街心公园，在一张被雪松半遮住的长椅上坐下来。这里宁静极了，只听见风从树枝上抖落雪的声音，和偶尔几声远处汽车喇叭响。扑哒一声，一颗黑色的松果落地，滚到我的脚边，我用鞋尖轻轻地把它踢进雪里。
"嗬，是小肖，"忽然有人搭腔，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二踢手"。他斜倚着旁边不远的另一张长椅，脚搭在扶手上。"这回又咋啦？"
我没理他，抬头望着松林后面象峭崖似的幢幢楼房。
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我跟前，吐出了一股难闻的酒气。"没去上班，嗯？"
我盯着他。
"别瞅咱，咱有病假条，三十八度六，需要溜达溜达。"他眯起眼，嘴角的大折痕一松一驰。
"我在村里倒听说过治驴用这种办法。"
"说得够俏。"他忽然收敛了笑容。"你为啥不去上班？"
"你管不着。"
"嗐，别伤了和气，咱们师徒俩这回该一块叙叙旧，来，再陪师付喝一盅。"他从口袋里摸出半瓶酒，在空中晃了晃，凑了过来。
我霍地站起来。"你要干什么？"
"哟，厂里人都说你胆大，啥事不在乎，陪师付喝顿酒咋就惊着啦？"他眨眨充血的眼睛，伸手想搭在我肩上。我一闪身，狠狠抽了他一记耳光。他楞了楞，朝地下啐了口带血的唾沫，向我逼过来。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棵树一棵树地往后退，最后碰到临街的铁栅栏上。"我要让你认回头，看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他喘着粗气说。

"嘿，咱俩香蕉头，总算求着佛了，谁是马王爷？"忽然，外面人声嘈杂起来。

我扭头一看，松了口气。"哎，白华，帮帮忙，他有点病。"

"我刚出狱回来，拢了半天胳膊，鼓了口劲，累是有点累，不过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嘛。"他一纵身跳进栅栏，拍拍"二踢子"的肩膀。"老弟，哪儿不对劲儿呀？"

"别碰我！""二踢子"触电似地跳开。

"羊角疯。来，咱们这边检查检查。"白华揪住他的胳膊，把他拖到树丛后面去。

"放开我，小心你的脑袋！""二踢子"喊叫着。

"安静点。胃疼吗？肝呢？腰子？不懂啥是腰子？废物……"

累极了，我把脸贴在冷冰冰的铁栏杆上。一切都完了，他还站在那棵白杨树下吗？恨我吧，恨吧，这样会好一些。风在空中呼啸，天那么黑，雪那么白，多强烈的对比呀。我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冒着寒风的冷酷和烈日的威严，在路的尽头为自己立一块小小的墓碑……

白华搓着手走回来。"总算打发了。"

"弄死了？"

"哪儿的话，不过是卸了下巴要了环儿，好歹能爬回窝去。"

我们走到街上。雪正在融化，银白的世界被敲得支离破碎。你本是什么，仍要归于什么，幻影总要结束的，那就结束吧，我不在乎。

"到我那儿去坐会儿。"白华说。

"太晚了。"

"瞧不起咱？"

我摇摇头。

"你说句实话。说吧，我准记得你一辈子，你信不？"

"白华，你喜欢我吗？"

"那还用说。"

"尊重的直接意思就是，我不想听的话，你不要说……"突然，我看见了他，他站在不远的电线杆下盯着我们。我的心猛地收缩了。

"白华，扶我一把，我头晕。"

白华的嘴唇微启，似乎有什么东西压得他喘不上气来。终于，他伸出胳膊，我依在他肩上走进一条昏暗的胡同。

"放开我，"我低声说。

白华哆嗦了一下，没动弹。

"放开！"我粗暴地推开他，转身跑开。

路灯一闪一闪的，到处都是泥泞。

6

〔林东平〕

六点二十分。党委扩大会议开了整整三个小时。

"……两个多月来，我们整天在这儿扯皮，省里的精神迟迟贯彻不下来，局面依旧处在混乱中。"王德发四下扫了一眼，又说下去。"我们刚脱下军装，地方工作的经验不足，有的人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开始了。我把一根火柴夹在两指之间，这是一条危险的路，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我有过不少结局，有的在当时看来是可怕的，事过境迁，时光往往会把一切都打得粉碎，再重新塑起来。也许不该想这么多，集中精力。四周弥漫着烟雾，每张脸都仿佛在烟雾中沉浮。他们在想什么，人的思想是很难看清的。小张担忧地看了我一眼。谢谢你，孩子，这算不了什么，毕竟，烟雾不会遮蔽一切。风从一扇打开的窗户吹进来，把一缕缕烟雾带走，飘向很远的地方。春天……

"有人想的是给老百姓一点小恩小惠，以此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张庄煤矿为什么长期不能上马？这些应该由谁来负责？"

火柴折断了，我抬起头。"由我负责。"

王德发一楞，随后打开烟盒，取出支香烟。"那好吧，就请林主任跟大家谈谈吧。"

"先谈谈张庄煤矿，"我说，"去年冒顶死伤二百多人，这在全国的煤矿事故中也是罕见的。是的，坑道已经修复了，但冒顶的

 下转第二十九页

教堂里的琴声

舒婷

白天看来，三一堂已经成了废墟。它那虹一样闪烁的彩色玻璃被红卫兵捣得七零八落，美丽的大理石柱子上，残存的红绿标语象褴褛的尸衣，时时被风撕下一两块来，满地飘着。可是夜幕一降临，老教堂就象戴上黑色的面纱复活了。黑洞洞的窗门，如怨如诉的穿堂风，在长疯了的夜来香丛中漂流的萤火，使教堂邻近罕见行人。

这种气氛多少影响了我这无神论者的情绪，以至使我竟产生了一种不近情理的迷信。似乎从前唱诗班那抑扬顿挫的歌吟，信徒们热切而模糊的祈祷，未能同上帝与牧师一起从教堂清除出去，还萦回在蛛丝纵横的天花板下，甚至一连几夜地在我梦中作祟。

搬进长廊边这个小单房的第四个晚上，我突然从梦中惊觉，仿佛有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久久地、固执地凝视着我。翻身起来，我巡视门窗，一切都很正常。也许是月色太好、太严肃了，使人不容易入睡。我刚想关上百叶窗，一阵音乐淙淙地流进来。我没来得及惊讶就入神了。正是它，每夜把我领进夜来香丛生的伊甸园，头戴灵光的红卫兵，以及一些再也记不起来的怪诞的幻景。

我屏息拉开房门，悄悄走到长廊上。音乐象温柔的手指，一往情深地牵引我前去。我梦游地来到了大礼堂边上。终于，我看见杂物堆中居然有一架大钢琴，把它的演奏者掩蔽在阴影中。

谁知道这是不是圣诗的音乐？如果有所谓天国的话，此时，天使一定[illegible]在演奏者的头上。

我再不觉得自己的存在了。从门缝里，窗间，阳台上，从不可的角落，音乐招来无数活泼的精灵，环绕着钢琴形成一圈湍急的旋涡；空气振荡着；落叶随着旋律舞蹈；我的心在不可抗拒的共鸣中，似乎要挣脱沉默无声的躯壳，奔跳到一个只有节奏的空间去。

乐声嘎然而止，教堂那镂花的屋顶似乎还在旋转。钢琴合上了，

一个矮小的人影手脚麻利地翻过长椅，绕过庞大的立柜，旋开了礼堂角上一扇平时从不开着的小铁门，月光清清楚楚地映出了他的身影，花白的头，微伛的背，时当夏令，他穿着一件夹背心。

第二天，我对教堂对面卖花生米的老头发生兴趣。他那花白的头深深地垂在双腿之间，夹背心粘着几根蛛丝，手指神经质地敲着膝盖，偶然有人走过，扔下五分钱硬币，自己弯腰拿走一包花生米，也不能惊动他。

我拿起一包花生米，借故问旁边一位当地人："这个老头住在哪？"

"现在很难说住在哪。从前一直住在教堂里。当了三十多年的琴师呀，有人说他离了钢琴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你瞧，他在这里卖花生米一年半了，居然活下来。"

他居然活下来了？！靠一小时偷来的光辉照耀其他二十三小时暗淡的生命！当我扔下硬币时，我羞得满脸通红，可是我又不敢多付钱，我怕会侮辱了一位艺术家的敏感的自尊心。

从此，每当我写作搞得迟了，将到老人来的时间，我一定熄了灯。为使老人放心，我情愿坐在黑暗中等待音乐象兰色的波涛把我托去。我听见钢琴颤抖着，歌唱着，教堂顿时明亮起来。所有破烂不堪都熠熠发光，花香流动开来，四下弥漫，连星星都醉醺醺地飘荡起来。夜这样生动而且鲜明，是因为老琴师用魔术的手指在音乐所到之处灌输了生命的欢欣与真情。

灰烬

中秋夜，我和几个朋友谈天，回来时已近夜半。我索性不开灯，宁立在窗前等待，这似乎已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内容。我相信要没有老人的演奏会，我一定要失眠了。

"咕冬"一声闷响把我大大地吓了一跳。有人摔倒了；我"砰"地打开房门，三步两跨地奔过去。也许我仓促间弄出很大的声音，礼堂已不见人影。那扇小铁门没有关好，晃了两下。从大大的落地窗泻进来的月光那样清澈，我马上弄清了礼堂中央横着一堆圆木，那是居委会今天来拆下的一批材料，准备是盖宣传栏的。也许老人太性急，被这些该死的障碍物拌倒了。

第二天，有人来代老头卖花生米。他告诉我，老人病了，好象还不轻。我决心插手为老音乐家帮忙了。我召集几位青年朋友，把

钢琴从杂物堆的灰尘中拯救出来，移到便门边，就靠在落地窗前。我甚至想摘来一束盛开的夜来香花，放在钢琴上。可是我怕老人受不了这么多的惊吓，结果只是把我房间里那把独一无二的靠背椅拖下来。

好几个寂寞无味的夜上过去了。下弦月刚刚靠上木瓜树，小铁门发出细微的“吱吱”声（经过一星期的完全封闭，它生锈了）我跳起来，孩子似的把耳朵贴着门缝，老人会怎么想呢？也许，是上帝发了慈悲吧？！

“琴，琴！”一声绝望的泪音使我手足都冰冷了。

我跌跌撞撞地赶到礼堂，接着就困惑地站住了。月光照在孤寂的钢琴上，而老人却扑倒在杂物堆中那刚清理出来的空间。

我费力地抬起老人僵硬的上半身，发现他手上，肘上都是泥，从小铁门到这里，灰尘厚厚的花砖地面，显示出象蜗牛爬过时那种痕迹，老人悲切而神志昏乱地嘟嚷，“他们把琴搬走了，他们把琴搬走了啊！”

我摇着老人的肩膀，结结巴巴地说：“不，伯伯，不，是我，我把它移到……”

“快，快带我去！”老人抓得我的手腕发痛，可是却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带我去，快！她在哪里？”

我扶着他，不如说他领着我，磕磕绊绊地在短腿缺胳膊的桌椅中摸索。他那样子看了真叫人心酸，身子热切地朝前倾，双腿却扑簌簌地迈不开步。

我们到了钢琴前。

“在哪里呀？快带我去！”老人迭声催促我。

我惊讶地望望他的脸，立即又沉痛地低下头，只要看看他那在热跳动的眼皮，那异样闪闪发光的眼白和那茫然的神情，就知道他是盲人。

我紧握住他的双手，把他引到钢琴盖上。从老人的胸口发出一阵呜咽，那样深沉而且悲怆。他的双手飞快地摸遍了琴身，似乎在检查他的朋友有否损伤。我觉得冰冷的钢琴在他手指的接触下，充满了和声，好象一位敏感的少女在爱人热情的抚摸下颤栗不安。

《今天》丛书出版予告

本刊准备自今年九月份起陆续出版《今天》丛书，第一批书目暂定如下：

《陌生的海滩》	（诗集）	北岛
《心事》	（诗集）	芒克
《相信未来》	（诗集）	食指
《波动》	（中篇小说）	艾珊
《今天》短篇小说选		

具体出版日期请注意刊物予告，欢迎各地读者来信选购。

《今天》编辑部

我看老人快站不住了，于是转身去拖那把椅子。就在这时，钢琴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告别似地回答了老音乐家那痉挛的双手和紧贴着琴键的脸。

我弯下腰，想扶起老人。可是迟了，谁能扶起熄灭的生命呢？为了老音乐家的一生，我愿意有上帝。

没有写完的诗

江河

一、古老的故事

我被钉在监狱的墙上
黑色的时间在聚拢，象一群群乌鸦
从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历史的每个夜晚
把一个又一个英雄啄死在这堵墙上
英雄的痛苦变成了石头
比山还要孤独
为了开凿和塑造。为了民族的性格
英雄被钉死
风剥蚀着，雨敲打着
模模糊糊的形象在墙上显露
——残缺不全的胳膊，手和面孔
鞭子抽打着，黑暗啄食着
祖先和兄弟们的手 沉重地劳动
把自己默默无声地垒进墙壁
我又一次来到这里
反抗被奴役的命运
用激烈的死亡震落墙上的泥土
让默默死去的人们站起来叫喊

二、受　难

我是母亲。我的女儿就要被处决
枪口向我走来，一只黑色的太阳
在干裂的土地上向我走来
我是老树。我是枯干的手指
我是脸上痉挛的皱纹
我和土地忍受着共同的灾难

没有写完的诗

我的心被摔在地上
女儿的血溅满泥土
滚烫滚烫的，孩子的泪水在我的脸上流着
孩子的眼泪也是咸的
象是在冬天，一条条小河在冰冻
一条条河流停止了歌唱
我是姊妹。我是女儿和妻子
我的衣襟被撕破
我的头发在飘落，不是落叶
头发拍打着岩石，我的头发是一片海
我是父亲。我是丈夫。我是儿子
我的大手在头发的海洋上颠簸
骨节沉闷地响着
我是船舶。我是被砍伐的森林
我的森林还在粗犷地生长

三、简短的抒情诗

象是在梦中
我成了女孩子
来到这世界
在吱吱叫着石子路上
踩碎影子
我赤脚跑来
鲜红的血滴融进
露水
象一颗颗红玛瑙，闪动在起伏的胸前
为了嫩绿的心在黎明时开放
我把青春纯洁的骚动献给了革命
手臂象洁白的桥
寻找太阳

我不再怕星星在水中颤抖
在书脊似的林子里，在夜的摸索中
我变成一颗星星
不再颤抖

四、赴 刑

欺骗的风蒙住窗子和眼睛
这时候，屠杀在进行
我不能躲在屋子里
我的血不让我这样做
我的早晨似的孩子们不让我这样做
我被投进监狱
手铐、脚镣深深地钉进我的肉里
鞭子和血在我的身上结网
声音被割断
我的心是一团火，在嘴唇上无声地燃烧
我走向刑场，轻蔑地看着
这历史的夜晚，这世界的角落
没有别的选择，我选择天空
因为天空不会腐烂
我只有被处决，否则黑暗无处躲藏
我是在黑暗中诞生，为了能创造出光明
我只有被处决，否则谎言就会被粉碎
我反对光明不能容忍的一切，包括反对沉默
我的周围挤满了被驱赶来的人群
黑压压的，挤满被夺去光泽的人们
象[illegible]的桅杆，现在垂落
我也站在这人群中
我是被古老的刑法折磨的所有的人
痛苦地看着

自己被处决
看着我的血一涌一涌地流尽

五、没有写完的诗

我死了
子弹在我的身上留下弹坑，象空空的眼窝
我死了
不是为留下一片哭声，一片感动
不是为了花朵在坟墓上孤独地开放
民族的感情已经足够丰富
草原每天落满露水
河流每天流向海洋
象久远的潮湿的感情
难道被感动的次数还少吗

*　　*　　*

我被钉死在监狱的墙上
我的衣襟缓缓飘动
象一面正在升起的旗帜

献诗：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

芒克

给生活

我时常去向山谷呼喊，
当山谷送来了我的声音，
我的声音
震动了我的心。

给白洋淀

伟大的土地呵，
你引起了我的激情！

给太阳

你又一次地惊醒，
你已满头花白。

给诗人

你是飞向墓地的老鹰。

给一位姑娘

时间并不理会人性，
但在匆忙的相遇中
她似乎也给我留下了温情。

给夜晚

没有能使男人发昏的女人，
也没有能使女人怀孕的男人。

给小平的十八岁

在多病的孩子睁大的眼睛中

去理解美

给诗

那冷酷而又伟大的想象，
是你，改造着
人类生活之外的荒凉。

给人

只有地球便够了！

给朋友

这软弱无力的双手
将变成强有力的拳头！

给冬天

生命
象火柴一样地点燃，
为了温暖，
为了燃烧，
也为了烧完。

给我的二十三岁生日

漂亮，
健康，
会思想。

一九七三年

烟

食指

燃起的香烟中飘浮过未来的幻梦，
浓厚的云层里挣扎过希望的黎明。
而如今烟缕仿佛是心中的愁绪，
汇成了低沉的含雨未落的云层。

我推开明亮的玻璃窗，
迎进郊外清凉的晚风。
我多么想留住这逃去的烟缕，
可那又正是你向我告别的身影。

船

吴铭

从出生落地就高扬起理想的风帆，
我生命的全部含义就是——向前！

风暴和旋涡中有着最美的青春，
起伏和颠簸是我生命中注定的摇篮。

我爱桃花染红的江岸
爱渔火象流星飞向天边。

谁说这彩虹就是最美的极限，
冲破它，快飞向那理想的港湾！

活着，永远是一只自由的精灵，
和大海青天朝夕相伴。

死了，就化作轻盈的飞沫，
为狂飚镶上一道严峻的花边！

睡吧，山谷

——给M

北岛

睡吧，山谷
快用兰色的云雾蒙住天空
蒙住野百合寂寞的眼睛
睡吧，山谷
快让雨的脚步去追逐风
追逐布谷鸟不安的啼鸣

睡吧，山谷
我们躲在这里
仿佛躲进一个千年的梦中
时间不再从草叶上滑过
太阳的钟摆停在云层后面
不再摇落晚霞和黎明

旋转的松林
甩下了无数颗坚硬的松果
护卫着两行脚印
我们的童年和季节一起
走过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花粉沾满了荆丛

啊，多么寂静
抛出去的石子没有回声
也许，你在探求什么
——从心到心
一道彩虹正悄然升起

——从眼睛到眼睛

睡吧，山谷
睡吧，风
山谷，睡在兰色的云雾里
风，睡在我们的手掌中

是的，昨天

用手帕遮住了半边脸，
也遮住了树林的慌乱。
你慢慢地闭上眼睛，
是的，昨天……

用浆果涂抹着晚霞，
也涂抹着自己的羞惭。
你点点头嫣然一笑，
是的，昨天……

在黑暗中划亮火柴，举在
举在我们的心之间。
你咬着苍白的嘴唇，
是的，昨天……

把纸叠的小船放进山泉，
装载着那最初的誓言。
你坚决地转过身去，
是的，昨天……

日　　子

用抽屉锁住自己的秘密，
在喜爱的书上留下批语。
信投进邮箱，默默地站一会儿，
风中打量着行人，毫无顾忌。
留意着霓虹灯镶嵌的橱窗，
电话间里投进一枚硬币。
向桥下钓鱼的老头要支香烟，
河上的轮船拉响空旷的汽笛。
站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
飘忽的舞曲和烟雾中凝视自己。
当窗帘隔断了星海的喧嚣，
灯下翻开褪色的照片和字迹。

镶嵌 xiāngqiàn
inlay etc

上接第十三页

原因至今没有查清。我们怎么能赶着工人再去冒生命危险干活呢？同志们，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应该有良心……”

“良心？”王德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无产阶级谈的是党性。”

我没理采他，继续说下去。“至于商品供应，也不能不顾人民死活。这几年生产上不去，原因很多，但关键一点，人没力气拿什么干活？最近，我去过几家工厂，和工人师傅们拉过家常，让人痛心啊。关于小恩小惠，我不知道是指什么，又施舍给谁了。几年来，我们许多帐目都是不明不白的，去年五千万元的救灾款……”

“这是什么意思？”王德发陡地从嘴上拿下尚未点燃的香烟。“会计组长在这儿嘛，老吕，你说说，哪项帐目不清，嗯？”

老吕扶扶眼镜，垂下头。“我怎么知道？乱七八糟，手续，哼……”

“那你是干什么吃的？”王德发把烟盒往桌上一拍。

“王主任，这个习惯不太好吧？”我把火柴一点点折碎，慢吞吞地说。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咱们站得稳，行得正，到哪儿都过得去，怕什么？倒是那些自称老资格的人，该念念自己那本帐……”

“王主任，请不要把个人成见带到党委会上来。”小张愤愤地顶了一句。

“个人成见？”王德发冷笑了一声，“请问，林主任，你那套宅子花了三十万块人民币，钱又打哪儿来的？”

“有一笔市委宿舍的修建费。”老吕说。

“每年多少？”

“四十万。”

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

“看看吧，”王德发往后一仰，摊开两只手。“你倒占了一大半。市委有多少职工？人民呀，良心呀，说的比唱的好听……”

脑袋嗡嗡直响。若虹把小讯托付给我，除了母亲的慈爱之外，还有一种感情的暗示。小讯长大成人了，那次入狱多少削弱了幼稚的热情，使他变得冷静多了。让人担忧的是，他容易受别人影响。他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姑娘？但愿不是本地的，这里的女孩太俗气。

媛媛还是稚气未脱，让人不放心……不，不是时候，集中精力。

"……八条地毯哪儿去了？两套高级沙发哪儿去了？连省里拨来的一台日本电视机也飞到林主任家了。"王德发说。

"王主任，你为什么这么清楚？"我问。

"我搞过调查……"

"不对，因为这些都是你经手办的。前年十月份，我到北京开会，你批准动用三十万给我盖房子，忘了吧？"

"这，这……"王德发含糊其词了。"可住的是你呀。"

"是我，但这笔钱毕竟有出处，而五千万的救灾款……"我说。

"慢着。"王德发掏出一个小本，哗哗地翻着。"这一笔一笔没个差错，别在我头上打主意。"

"为什么灾民们来信，许多人至今露宿街头，乞讨要饭？"

王德发砰地拍了下桌子，杯子震得叮当响。"你当这点钱能管那些口子人大口大口喝香油？！"

"我没有提到香油，王主任，我们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的小组，来清理这几年的帐目，免得谁担点嫌疑，你看怎么样？"

"请吧，"他说。

王德发抬起眼皮，死死盯着我。我把目光迎上去，我倒想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靠威胁是没用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反过来你倒该留神，自己的神经是否靠得住？他的眼皮哆嗦了一下，把目光移开。

我走下楼梯。敞开的大门下，星星、夜空和湿滋滋的风揉在一起。后面一阵脚步声，苏玉梅喘吁吁地追上来。

"会可真不短，我要提意见了。"她说。

"你没走？"

"坚守岗位呗，这种时候，谁也离不开我们。"她戴上红色的尼龙手套，挑逗地望着我。"您不需要吗？"

我没吭声。

"林主任，您怎么不再找一个？"她问。

"没考虑过，再说谁会要我这个老头子。"

"得了吧，如今姑娘们都时兴找老头儿。"

"为了钱？"

"这倒在其次，毛孩子不懂感情，姜还是老的辣。"她咯咯笑起来。

"你呢，为什么不结婚？"

"一个人多清静，自由自在，我可受不了管。"她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眨眨眼。"听说，听说您并不是个规矩人，过去挺风流呢……"

"可靠？"

"官方消息，您别在意，我给您保密。"她跑下台阶，挥挥手。"再见吧。"

我走到汽车旁，深深吸了口气。春天，总是让你感到它的存在，其实连冰还没有化完呢，也许这仅仅是一种心灵上的召唤吧。人到迟暮之年，往往更眷恋开花的季节。官方消息……

我拉开车门。

"散了？"吴胖子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

"开开收音机，听听有什么节目。"

猫眼灯亮了，拨来拨去，都是枯燥的新闻和刺耳的样板戏。

"关上，"我说。

路灯。商店。电影院。路灯。饭馆。垃圾堆。小土房。路灯……我闭上眼睛，这是一座多么破旧的城市，夜色也遮掩不住它的寒伧。难道居住在这土房里的人，在垃圾里翻来翻去的人，就是人民吗？这个形象一旦从宣传画上走下来，显得多么苍白可怕。三十万元、沙发、地毯、电视机……不，这算不了什么，在阶级社会里，人是不可能完全平等的。我们出生入死的时候，他们安居乐业，过着太平日子，这一点用不着心虚。再说，你到省里，到北京看看，谁的住宅不比我强呢，强上一百倍。听听这种口气，简直象在说服我自己。

回到家，我吩咐陈姨把晚饭送到书房去，然后在洗澡间擦擦身子，换上件睡衣，走进书房。在台灯柔和的兰光下，小讯正靠在沙发上看书。

〔杨讯〕

我抬起头。朦胧中，林伯伯站在门口，扶着铜把手，似乎已站了很久。

我站起来。“不舒服了，林伯伯？”

“哦，没什么，有点累了。”他用手擦擦额头。“媛媛呢？”

“还没回来。”

他走到窗前，拉上窗帘。“妈妈有信吗？”

“昨天来了一封，想让我转回北京去，她正托人给我办调手续。”

他在窗前沉思了一会。“回去吧，妈妈需要你，这边手续由我来办。”

“我不想回去。”

“为什么？”

我没吭声。

“因为女朋友？”

我苦笑了一下，把书放开，点上支烟。

“没关系，可以一块办嘛，她家也在北京？”林伯伯走过来，在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她没有家。”

“孤儿？”

“我并不太清楚，而且……”

“是她不肯讲？”

“不，这种事……”

“小讯，你应该多为妈妈着想，她年岁大了，总希望儿子能在身边。”他探过身来，声调有点反常。我忽然觉得，他过去也是个向妈妈要糖吃的孩子，也会为姑娘的负心而偷偷哭泣过。

这时，陈姨把饭端来，放在茶几上，转身出去。

“再吃点吧。”他说。

“不，吃得很饱，我该回厂了，您早点休息吧。”我站起来，说。

“这件事再考虑考虑。”

“好吧。”我朝门口走去。

“小讯——”

我转过身。

“没事，把门带上。”他摆摆手，说。

我顺着灯光柔和的走廊，来到门口，刚下台阶，发现有人躲进松树的阴影里。“谁”我问。

媛媛走出来，脸扭向一边，气冲冲地朝台阶走去。我拦住她的去路。

“去，躲开！”

“嗬，好大的脾气。说说吧，怎么回事？”

“我没功夫。”

“什么时候有功夫？”

“去问她吧。”

“她？”

“得了，别装傻充楞了。”

我恍然大悟，“媛媛，你听我说……”

“我没功夫。”她绕过我，窜上台阶。“你以后少到我们家来！”门砰地关上。

回厂的路上，我走进一家酒馆。里面烟雾腾腾，弥漫着一股烟酒混杂的气味。一个中年乞丐在杯盘狼籍的桌子之间转来转去，把残汤剩饭倒进油污的塑料袋里，几个小伙子正在划拳喝酒，喊声震耳欲聋。

“哥俩好生……六六六生……酒常有生……全来到生……”

我要了半斤白干，正想找个清静的角落，忽然一只手搭在我肩上。“老弟，往哪儿走？要不嫌弃，就这儿忍忍吧。”白华擦擦嘴巴说。

我在他对面坐下。

“有日子没见，来，先干一杯。”他说。

我盯着他。

“咋这副愁眉苦脸相，有啥事不顺心？”

我盯着他。他放下杯子，用指头在杯子上当当地弹着，额头上

显出一道深深的皱纹。我举起杯，一气喝干。

“好样的，再来点儿。”他拿起酒瓶，说。

我用手挡开酒瓶，绕过桌子，走到他跟前。他慢慢站起来。

“她呢？”我压低声音问。

他没吭声。

“她呢？”我又问。

“见鬼，老子正想问你。”

“白华，”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你少跟我来这套……”

他一把搡开我，恶狠狠地眯缝起眼睛。“要是活腻了，你他奶奶的吭一声！”

“我问你，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

“哪天晚上？”

“入冬的头一场雪。”

“嘿，真邪了门儿，老子正没处问去呢，这没啥可遮的盖的。你说说看，我从一个兔崽子手里搭救了她，说了没两句话她念叨不舒服，让我扶一把，转眼功夫又撒腿跑了……”

我扶住桌角站稳。大大小小的杯子。白华，闪闪发亮的镀镍管。白华，在划拳中伸屈的手指。白华。墙上撕掉一半的宣传画。白华……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

我坐在渠埂上，凝视着水波中晃动的灯窗，竭力想理清自己纷乱的思绪。咚，一块石子滚进渠里，灯窗摇成昏黄的一片。我攥起一把半湿的泥块，慢慢捏碎，在指缝中筛落，然后起身朝土房走去。

我在门上敲了敲，发现门是虚掩着的，便推门了门。她从桌子后面无声地站起来，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任何表情，只是两手摆弄着一个钢笔帽。

“你来了，”隔了半晌，她终于说。

“我来了。”

“坐吧。”

我依然站着。

“看来咱们都不太懂礼貌。”她试图一笑，结果嘴角抽动了一下。她猛地把头扭过去，转向窗口。雪白的脖颈上，一条兰色的脉

管突突跳着。

“肖凌，”我向前跨了两步，扳过她的肩膀。“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她垂下眼帘，一颗晶莹的泪珠挂在睫毛上，颤了颤，顺着脸颊缓缓滚下。

“告诉我，为什么？”我问。

她睁开眼睛，摇摇头，惨然一笑。我伸出手指，把那颗停在她嘴边的泪珠抹掉。

“瞧，月亮升起来了。”她悄悄地说，似乎在告诉我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

我抬头望去，“月亮是红色的。”

“真的。”

“为什么呢？”

“她害羞。”

“为什么害羞？”

“你呀，还是老毛病。”

“肖凌，你知道我这几个月是怎么度过的？”

她用手捂住我的嘴。“别诉苦，好吗？”

我点点头。

突然，她搂住我的脖子，信赖地把嘴唇贴过来，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推开我，躲到桌子另一边，做了个鬼脸。“你就站在那儿吧，我想这样看看你。”

我想绕过去。

“不许动，”她警告说。

“划地为牢。”我说。

“比县大狱怎么样？”

“强点儿。”

“我要把你关在这儿，”她指指心口，“怎么样？”

“那就强多了。”

我们都笑了。

“这是什么，”我随手拿起摊在桌上的笔记本，“可以翻翻吗？”

“不行，”她一把抢过去，抱在胸前。“现在不行。”她补充了一句。

“以后呢？”

“一定让你看。”

“里面记了些什么，警句格言？”

“不，只是我的一些想法，还有往事。”

〔肖凌〕

正午时分，我和李铁军沿着蒸气腾腾的河边走着，两名造总近卫团的战士倒背着自动步枪跟在身后，炽热的阳光下，几个小伙子正没精打采地在岸边挖掩体。

“说不定明天龟孙子们要发动进攻了，”他用柳条在空中抽着。“让你们北京人开开眼。”

“又不是来看戏，给挺机枪吧，我留在前沿阵地。”我说。

“你？”他讥笑地撇撇嘴。

“别小瞧人，咱们战场上见。”我停顿了一下，突然问，“你是强者吗？”

“什么是强者，不怕死，对不？”

“这还不够。”

“那还有什么，杀人不眨眼？”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不信？”

我摇摇头。

“咱们打个赌吧。”他说。

我们来到公路桥口。沙袋构筑的工事中，烧兰的重机枪枪口直指前方，在铁丝网的路障旁，几个造总的战士正在检查来往的行人。我们倚在桥头的石栏杆上，天南海北地閒扯起来。忽然，李铁军的目光转向人群。

“你，过来。”他指指一个穿兰背心的小伙子，用指头勾了勾。“过来。”

“都检查过了，还有啥事？”小伙子说。

“去哪儿？”

“进城看看姨妈，她病了。”

“什么东西都不带，嗯？再仔细搜搜。”

搜查结果：一张姑娘的照片和一枚像章。

“她是谁？”李铁军拿起照片，问。

“我的女朋友。”

李铁军捏起那枚像章，仔细地看看背后，冷笑了一声。“就带着红炮团的像章去看姨妈？说老实话吧。”

“我确实去看姨妈。”小伙子执拗地说。

“跪下！”李铁军在他身后踹了一腿，他冬地跪在地上。“给你最后的机会。”

“我说的是实话。”

“准备告别吧。”李铁军把姑娘的照片扔到他跟前，随手拔出手枪。

小伙子拿起照片，贴在胸口，然后扭过头，脸色煞白，哀求的目光从枪口滑到我身上。

“铁军，慢点……”我刚想扑过去拦住他，枪响了。

在这炽热的中午，在宁静的河面上，枪那么响，声音久久回荡着。随着每声枪响，小伙子的头都在坚硬的水泥路上查一下，血喷出来，染红了姑娘的照片，淌进河里……

李铁军踢踢尸体，收起手枪，得意地望着我惊呆的脸。“这回你赌输了，请客吧。”

“你，你这个刽子手，混蛋！”我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扭头跑了，泪水模糊了整个视野。

“喂，起来！”

我揉揉眼睛，一个戴“值勤”袖标的小老头站在我跟前。

“起来，跟我走一趟。”他说。

我叠好铺在地上的雨衣，越过东倒西歪的人们，跟他走进车站值班室。

“坐下。”他指指办公桌旁的一张椅子。

我仍旧站着。

“北京人？”他问。

“就算是吧。”

“那为啥天天晚上到这儿睡觉来？”

“这是头一次。”

“当我是个没长眼的老傻瓜，嗯？”他咳起来，用块大手帕捂住嘴，咳了一阵，他突然问：“家呢？”

“我没有家。”

他点点头。“也没有亲戚朋友？”

“我去找谁？学校正通缉我。”我暴燥地说，“你要怎么样？去告发吧……”

老头儿脖子上尖尖的喉结动了动，他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个小纸包。“来，拿着。”

我犹豫了一下，接过纸包，原来是十块钱，一块又咸又辣的东西堵住喉咙。“大伯……”

“拿着，孩子，别逞强，添件衣服什么的，天凉了，不然也让我喝进肚里啦。拿着呀，我还没告诉老伴，她准同意，别瞧她人不起眼，心可实诚……”

“大伯，”我说。

“去吧，去吧。”

“沈伯伯，我再也不信那些谎话了。”我合上书，放在膝盖上。“可是，这段历史……”

“年青人嘛，总要往前走。记住，任何结论都不是最后的结论。”他绕过地板上堆放的书籍，关上小屋里的唯一一扇窗户，又绕回来，靠在一张吱吱作响的破藤椅上。“凌凌，和你父母认识的时候，我正在哈佛学东方史，这看来有点可笑，其实不然。”他指指我膝盖上的书。“老黑格尔有这么句话，‘种种的存在把自己联结在它们自己所创造的历史之中，并且历史作为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而判断它们和超越它们……’这就是说，人们很难通过自身去认识历史，而处在历史潮流顶峰的人们就更缺乏这种认识了，这也就是某些大人物的可悲之处。”

“也是我们民族的可悲之处。”我说。

“不对”，沈伯伯做了个坚决的手势。“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一个民族的生命是无限的，我们中华民族的潜力远远没有发发出来。也许它是老了点儿，认识自己的觉醒过程因而会缓慢一些。但这一过程正在进行，通过一代人和一代人的链条在进行。如果一个国家吹着音调不定的号角，这既是某种权力衰败的叹息，也是整个民族奋起的前奏……”

铃声响了，月台上告别的喧嚣达到了高潮，叫喊和抽泣声连成一片。一架手风琴疯狂地拉着，几个小伙子挽着手臂声嘶力竭地唱个不停。我坐在窗口，冷眼望着这一切。

“肖凌”，来送行的小云轻轻拉住我的手。“今年冬天回来吧，住在我们家，我妈妈可喜欢你了。”

“不，我不回来了。”

“那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不回来了。”

“为什么？肖凌……”

突然，整个车站晃动了一下，缓缓向后退去。小云的声音被淹没了，她伸出手，向前跑了几步，被一股人流挤开。

别了，北京！忘掉我吧，北京！

7

〔杨讯〕

薄雾托着紫盈盈的阳光沉到谷底的洼地里，露出了高高的，灰兰色的杉树林。溪流在看不见的地方喧响，夹杂着鸟儿悦耳的忽哨。铺石的山路旁，野花星星点点。峭崖上一棵老树的枯枝上吐出一层嫩绿的茸毛。

肖凌站在边采着各种野花。“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写过一篇作文，长大了作个植物学家，只跟花呀草呀打交道……”

“幸亏你的愿望没实现，”我说。

“怎么？”她抬头问。

“那我该怎么办？”

她微微一笑。“我就把你当作一棵狗尾草，夹在一本书里。”

“一本什么书？”

“你知道，”

“《忏悔录》吗？”

“不，《罗米欧与朱丽叶》。”

“那可是悲剧。”

“也许咱们谁也逃不脱悲剧呢。”

“你真这样想？”

“但愿不是这样。”

“绝不是，明白吗？

“嗯。”

“要是夹在书里，我只能看到其中一页。

“不，我每看一页，给你换个地方。”她笑了起来，连肃穆的山谷也不得不低声应和着。

一通清 的山泉切断了石路，落进深深的山谷，谷底的水潭上扬起白蒙蒙的水雾。她站在崖边朝下看着，似乎在倾听那跌落的轰鸣。几只灰色的鸟儿在水雾上凄厉地叫着。

“这下面就是死吗？”她抬起头，神情变得严肃而忧郁。

我没有回答。

“它离咱们很近。”她的眼睛褪色了，阳光在里面轻轻颤栗着。

“你怎么啦？”我问。

她默默地依在我肩上，又朝下望了望。“我怕……”

“怕什么？”

“怕分开。”她含糊地说。

“不会的，什么也不会使咱们分开。”

“死也不会吗？”

“不会。”

她信任地望着我。

我抚摸着她的肩头。“咱们别站在这儿了，好吗？”

她点点头，转身在泉边蹲下来，望着自己的倒影，叹了口气。

她捧水洗了洗脸，扭过头来。“怎么过去？”她问。

我抱起了她，纵身跳过去。

“我不该这样，刚才你一定扫兴了。”她躺在我的怀里，说。

“没有”。

“真的？那你看着我，别把眼睛躲开……好了，放下我吧。”

一级级风化的石阶通到汉白玉雕成的牌楼下，后面残缺的影壁上四个大字“法轮飞转”已金漆剥落。小庙里，满目凄然。驮着石碑的乌龟沉陷在泥土里，只露出半个脑袋。坑洼的石道上铺满了去冬的枯叶和羊粪。右配殿坍了一大半，从十八罗汉的残肢断臂中长起了高高的蒿草，微风吹过，簌簌作响。我们走进正殿，里面飘着一股淡淡的霉烂味。昏暗中，一线阳光落在正面佛象那纤长的手上。

“你好呵，观音菩萨——”肖凌孩子气地喊了一声，阴森森的大殿瓮声瓮气地响起来。

“这是释迦牟尼，”我说。

“印度人”？”

“对”

“释迦牟尼先生，有护照吗？没有也不要紧，欢迎你到我们国家来玩，不过得小心点……”

“小心什么？”我问。

“小心我们的宗教政策，说不定会送你去劳改呢。”肖凌突然转过身来，问：“你对宗教感兴趣吗？”

“不得不感兴趣，我们这些年就是生活在一种宗教气氛中。”我说，“你呢？”

“我嘛，现在才感兴趣，”她说着，闭上眼睛。“但愿在冥冥之中有个上帝来保佑我们……”

“为什么不是菩萨或老天爷？”

“什么都行，只要是个神。”

“你真信这些？”

“不，我也说不清。”她眨眨眼，调皮地一笑。“我的宗教感是实用主义的……哎，你看，那有个洞。”

果然，在墙角有个一人高的洞口。肖凌探探头。“黑极了，带

打火机了吗？”

我举起打火机走在前面。洞很深，走进十几步，出现了一排窄窄的台阶。肖凌抓住我的袖口。我转过头，在她睁大的眼睛里，闪着两粒飘忽不定的小火星。石阶在火光中慢慢上升着。忽然豁亮起来，我们来到一间不大的顶楼中，里面分放着八个青面獠牙的鬼怪。

“哎哟，这是个什么鬼地方。从高度来讲，是天堂；不过头上可是个地狱。”肖凌挨个打量着每个鬼怪。“还好，它们并不太可怕，倒是有点可怜，它们准是受了好多苦才变成这样的。”

我走到窗前。“你来看，这里是制高点。”

居高临下。残垣断壁在荒草中肃立，仿佛在缅怀过去的繁荣。闪光的溪水在院墙外流过，冲刷着一棵老柏树裸露的树根，兰色的远山遥遥在望。

她侧身望着我，目光中含着一种惊讶的成份。阳光抚摸着她的肩膀，仿佛要透过她的全身照过来。她戴着那块红纱巾被风掀动着，一会遮住太阳，一会又飘开，我的眼前飞腾着五颜六色的小圆圈。

“咱们永远这样，该多好啊。”她说，把双手搭在我肩上。

我把她拉过来，紧紧搂住她。她的头向后仰去，嘴微微张开，急促地喘着气。忽然，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来。

“肖凌”，我轻轻呼唤着。

她索性伏在我肩上哭了起来。过了好一阵，她推开我，擦去泪水，不好意思地摇摇头，笑了。

“心里不好受？”我问。

“你真傻，什么也不知道。”她喃喃地说，手指插进我的头发中，弄乱了，又慢慢地梳平。

扑喽々，两只燕子从顶棚的破洞里飞了出去。

“准是咱们打扰它们了，”肖凌说。

“不，是它们打扰咱们了。”

“可这是它们的家呀。”

“也是咱们的家。”

“别胡扯。”她嗔怒地瞪了我一眼，用手捂住我的嘴。我攥住她的手，吻了吻。她抽回手，理理头发。“我饿了。”

我打开书包，抽出块塑料布在地板上铺开，然后把酒、熟菜和水果摆好。我又拎出一个小铝罐，在手里摇了摇。“我去打点水，顺便再拾点柴火上来。”

“我也去。”半路上，她用胳膊肘碰碰我。“你看，不知怎么回事，一离开你就害怕，我的胆子这么小吗？”

“你是个勇敢的姑娘。”

“这些天，我总觉得在变，变得自己都有点不认识了……”

“变得更象你自己。”

“难道有两个我吗？”

“也许还不止呢。”

“越说越可怕，那你到底爱哪个我？”

“都爱。”

“你在耍滑头。”她狡猾地撇撇嘴。“其实你只爱你心目中的我，而这个我又是不存在的，对吗？”

“不，这个你是各种各样的你的集合。”

她笑了。“简直变成数学演算了，搞这么个三头六臂的我，你吃得消吗？”

“试试看吧。”

“我在想，咱们怎么会这样的？走在这条小路上，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好象咱们一直规规矩矩地生活，出生、上学、工作、恋爱……偶尔到郊外散散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

“如果让你重新选择生活，你选择哪一种？”

“还是前一种。”

“因为你没有付出足够的代价。”

“不对，否则我不可能认识你。”

“哦，这个理由很充分。”她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来到泉边。

“我想洗洗头。”她探身用手指试试水温。

我担心地望着阴沉的天空。“小心着凉，看样子快下雨了。”

她哼起一支轻快的曲子，摘掉发卡，头发无声地泻进水里。

“杨讯，咱们那些宝贝不会让耗子吃了吧？”她说。

“要是有耗子的话，恐怕也该成精了。”

“别吓唬我，我可不怕。来，帮助拧拧干。”我挽起袖子，拧了两下，她打开我的手。“你当这是搓麻绳呢，还是我自己来吧。”

树枝辟拍作响，火光在她的脸上摇晃着，由于光影的变幻，她的样子显得有点古怪。

“这地板不会着吧？”我担心地问。

“你怎么了，热度是由下往上啊。”她说。

热度。我怎么没想到呢，也许这个热度是此时此刻才感到的，它慢慢地上升、上升。而在这之前，我们总感到很冷呢，这是一种从内心里散发的寒冷，一种由于需要热量、吸取热量而排出的寒冷，终于，它们在草叶上凝成露珠，在山谷里扬起水雾……

肖凌跪在塑料布上，打开葡萄酒，把两个杯子斟满，递给我一杯。“来，干杯吧。”

“咱们先想几句祝酒词，”我说。

“为了你，也为了那位号称勇敢的姑娘，祝你和她幸福……”

“为了这个悲剧的时代有一对幸存者……”

“为了这对幸存者象燕子一样，被人打扰后还能一块飞回窝来……”

“为了那些枪口不对准燕子……”

“为了燕子刀枪不入……”

“为了美丽的神话……”

“为了释迦牟尼先生的健康，干杯！”

我们一饮而尽。

远处响起了雷声。她站起来，走到窗口，风吹拂着她的头发。“要下雨了，”她喃喃地说。

“咱们回不去了，”我说。

她回头用异样的目光瞥了我一眼。

夜晚，充满了威胁的夜晚，带着雷鸣、闪电和沙沙的低语向我们压过来。闪电划过的瞬间，她那清晰的侧影叠在破碎的天空中。

“窗口风大，到这儿来。”我说。

她依然靠在窗口，向远方眺望。

“肖凌。”我喊道。

她转过身，大梦初醒似地看了看我，悄悄走过来，坐在我身边。火光渐渐暗下去。最后的余光映在她宁静的脸上，勾出一条柔和的曲线。我把她拉过来，她默默地依从了。她的嘴唇冰凉，衣裳也有点单薄。

“冷吗？”

她摇摇头，呆呆地望着我。我俯下身去，在她的额头上吻了吻。她那雪白的脖颈向下延伸，在衣领里微微隆起。一排白色的钮扣在暗中发光。我用手指摸了摸头一颗，轻轻拨开。

“别这样……”她握住我的手，慌慌地说。

我去摸第二颗。

拍，她狠狠打开我的手，紧紧揪住衣领。“滚开！听见没有？滚开！”闪电照亮了她那颤抖的下颌。

我站起来，悻悻地走到窗口。雨滴敲打着窗棂，风渐渐小了，看不见的溪流咆哮着。……

突然，我的眼睛被蒙住了。我掰开她的小手，转过身来。她扑进我的怀里。

闪电。鬼怪们狰狞地笑着，在我们的头上显现。黑暗。

〔肖凌〕

爱情在痛苦的泥潭中栗栗站起。这个解脱，象死亡一样强烈，使我不时地想打开闸门，让欢乐的浪花呼啸而出。

你疯了？

是的，我疯了。如果我还没有被平庸窒死，我倒愿做个疯子，快活的疯子。因为面对所谓正常的生活来讲，疯狂则是一种对立，对立则是美的。

你忘掉自己的责任了？

不，我不过在责任之中，也想到了责任之外的东西，我想到了爱。她浴在异样的阳光中。

够了，多抽象！

我喜欢生活中抽象的东西，它们没有被冷酷而肮脏的现实锁住，因而更实在、更长久。

告诉我，你幸福吗？

幸福是什么，只是一种满足吗？满足是令人生厌的。真正的幸福也许是不能体味的，否则它就象远去的风暴，只留下遍地的残迹。

难道是希望的复活吗？

希望从来就有，即使在最沉重的时刻，我仍为它留下明媚的一角。这本身就有意义，甚至是全部的意义。当然，这绝非梦幻的希望，而是探求目的的希望。如今，在破碎中它终于被一只孩子的手紧紧捏拢，又高高擎起。让它如愿地打破万斛的黑暗吧！

你在探求什么样的目的？

这正是我们这代人所提出并要回答的问题。也许探求本身就已经概括了这代人的特点。我们不甘死亡，不甘沉默，不甘顺从任何已定的结论！即使被高墙、山峦、河流分开，每个人挣扎、彷徨、苦闷，甚至厌倦，但作为整体来讲，信心和力量是永恒的。

你扯到哪儿去了，为什么没提到他？

我讨厌你这种口气，别再象个老太婆似的盘问我，让我安静一会。

我打开书，读了几行又合上。刚拿起针线活，针偏偏扎在指头上，渗出一颗圆溜溜的小血珠。我笑了笑，用嘴吮干。直到这时候，我似乎才真正领悟了那种感受的意义，我才开始震惊，我才开始陶醉，我才开始羞怯。其实，如此兴奋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爱情，而是找到了新的起点，我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心里尚存的那小片阳光并没有冷却，它可以去温暖别人……

我哆嗦了一下，目光停在桌上那个小小的玻璃夹中。晶晶，你在嘲笑我吗？是呵，应该找个机会告诉他。告诉他这一切，他会理解吗？

我走进车间，砂轮的马达嗡嗡地响，“二踢子”正在专心地打一把刀子，不时地用手试试刀锋。这阵子，他变得迟钝极了，是不是让白华打坏了？

“喂，今儿什么活？”我问。

他没听见，继续磨着。我伸手啪地关上开关，他吓了一跳，迅速地把刀子藏在身后。“是你，我，我没别的意思，想修修脚……”

“谁管你这闲事，我问你有什么活。”

“活倒是有，不过，不过政工组让你去一趟。”他吞吞吐吐地说。

“什么事？”

“我，我也不知道。”

我在政工组的门上敲了两下。

“进来。”一位胖老太太坐在一张特制的大办公桌后面，从花镜上面足足打量了我一分钟。桌上支着块小木牌：“谢绝递烟。”她身边坐着一位姑娘正在抄东西，那位姑娘放下笔，好奇地看了我一眼。

“你叫肖凌？”老太太终于说。

“对，有什么事？”

“坐吧，肖凌，这位是……”她刚想介绍一下旁边的姑娘，又停住了。她从椅背上拉出一条大围巾披在肩上。“你们不冷吗？这屋子简直象冰窖。嗯，你叫什么名字呀？”

“您已经叫过我两次了，”我说。

“是吗？”她扶扶花镜，在一张卡片上看了看。“噢，肖凌，你是临时工？”

“临时工。”

“合同期是三年，对吧？”

“对。”

“是这么回事，我们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档案里都写着。”

“不，有几个额外的问题。”

“提吧。”

“你在北京还有什么亲戚？”

“没有。”

“国外呢？”

“没有。”

"那你父母死后，你靠谁来抚养？"

"靠我自已。"

胖老太太和那位姑娘彼此交换了眼色，然后她在一张纸上划了个记号，"另外，你六八年在学校受隔离审查的时候，有没有结论"

"我不知道。"

"还有，你在农村这几年，嗯，交没交过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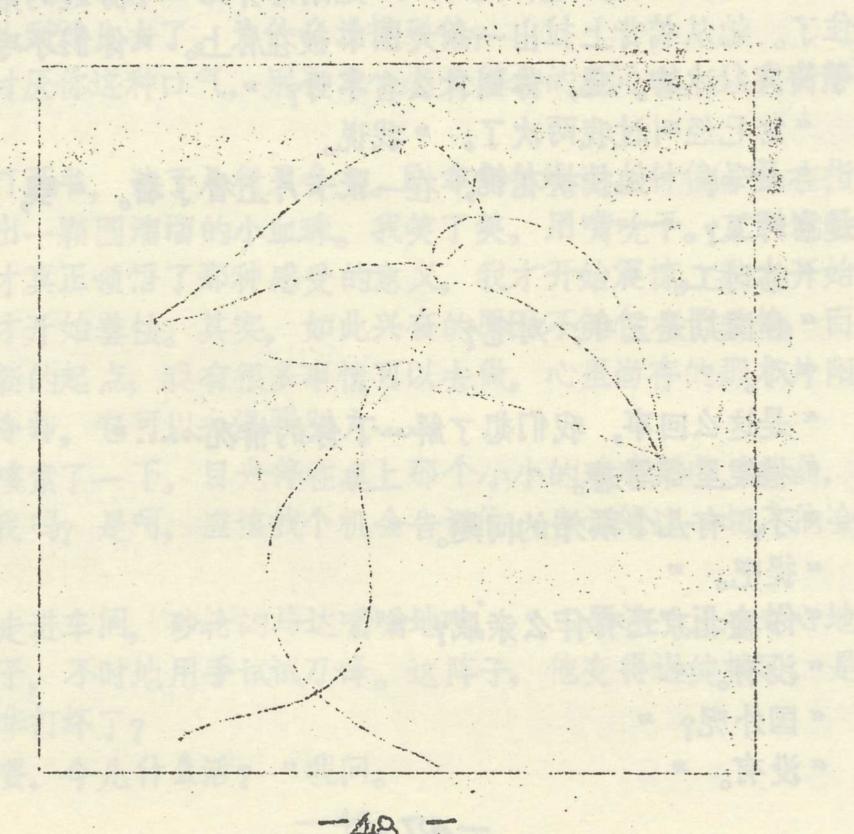
我站起来。"对不起，这你无权过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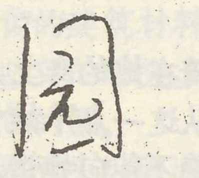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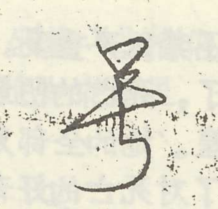
"肖凌同志，"老太太用铅笔在桌子上敲了敲，提高了声调："你应该端正态度……"

"让您费心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我推门出去，后面传来老太太断断续续的声音："啧，啧，看她多厉害，要打人了……上回把她师傅打得半死……干我们这行，得担多大风险……你不冷吗……

〔未完待续〕



园 易

伊 夏

在一家饭店的角落里，透过我和朋友们喷出的烟雾，我竭力想看清楚她的面孔。

推开饭店转动的圆门，我急急忙忙地追赶她的背影，黄昏已附在她身上。

夜色很快遮住了神秘的黄昏。一轮明月向着这个城市里四处奔走的人们抬起了她高贵的头。

我和她转过闹市的一角，走进故宫后的一条小巷，城墙好象就要阻拦住我们的去路，而在路灯的指引下，我和她又走进了一个溢满春色的花园。

我并不喜欢这些娇柔的花，这些在夜里显得更加娇柔的花。我也同样不喜欢她在夜里如此娇柔。她一言不发地和我并行，和我一样，似乎她也在叹息、在犹豫。我多想看清她的身影和面容啊，可是，夜色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们走过了一条假山中的小路，她回过头来对我说："这小路可真安静，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走这条小路的情景吗？"

"记得，我不会忘记。"我对她说。

"你懊悔了吗？"

"没有……你呢？"

她回避了我的问话，在小路上灵巧地跑着。

是呀，我当然懂得她的话，她的话里包含着多少失望呀！我好象离她很远很远，她的背影象是一轮暗红色的光环，在下沉的太阳伴随下逐渐消失。我怕太阳会烧化她，不自禁地追了上去。

忽然，我觉得这个花园象一条刚刚下沉的大船，追近死亡的人们并未意识到危险，他们还在享受生活的乐趣。

"没有，没有懊悔，我是至死不会懊悔的。"她急切地说。

“死！？”我不禁低声重复。

当她的脚步停了，死亡的阴影即刻倚在她的身上，这圣洁的死比青春显得更加堂皇。她的全部魅力就从这一点开始慢慢地、慢慢地打动我。我隐藏了对死亡的好奇，我绝不能向她讲。而且，我是崇拜陵墓的美的，陵墓上荡漾着生死两重光辉。我喜欢古迹，喜欢埃及的金字塔和卧在它旁边的古老而孤独的尼罗河。

我问她：“生命是一个人的，还是两个人的？”

“是一个人的，也是两个人的。”她说。

“你的选择呢？”

她笑了，不作回答。等了一会儿，她说：“你看，大海是群集的无数个浪头。可是，大海在宁静的时候又是多么孤独、多么单一啊！”

我很高兴她谈到海。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和大海相比，那就是把城市淹没在黑暗中的夜空了。灯光象渔灯一样闪烁不定。在夜幕遮住太阳的时候，在一种特定的心境里，人们当然会象在睡梦里听到一曲音乐那样，想起海。

“你喜欢孤零零地撒在汪洋大海上的那些小岛屿吗？”她问。

我没有回答她。在花园的湖畔，我看见湖水的波光为她披上了银装。月光被切成断带在水面上浮动，象一个女人摆动着自己的裙裾。

我想起德彪西的“海”。

夜鸟可能嫉妒地看出我的心思，在我们头上讨厌地叫着。似乎在炫耀自己的歌喉。鸟儿，这自然的宠儿，它们怎么可能和德彪西的音乐相比呢？我使劲儿回味早上听过的加拿大铜管乐队美妙的、象征黎明的圆号的音流。

我对在沉默中的她说：“你去听加拿大乐团的音乐会了吗？”

“没有，他们演奏哪些作品？”

“古典和现代的都有。”

我看见她向湖里扔了一块石头，也许这不大的声响引起了我们关于音乐的话题。因为，正是那天晚上的音乐会把我和她连在一起。

高耸的宫墙下面，堆放着建筑材料，大块的石头和地下管道。

在堆积成小山似的建筑材料后面，坐着一些情侣。我喜欢这些在夜里显得冷漠而坚实的石头。在灰黑色的花园里，这些石头是白色的，象她那缺少血色的脸。

“咱们坐到石头后面去吧？”

“不，我喜欢坐在有缺口的墙上。”

“为什么……”

“波光会照到背后的花园里。”

她在星月之中开始兴奋起来。我觉察到这样的笑容对于她将是多么短暂。

夜象水面一样幽静。潮水隐藏在我们心里。不，我不属于她，我是属于那个冷冰冰的宇宙的，属于关于宇宙的几个冷冰冰的观念的。站在柔美的夜色里，我感到孤独，无可挽回的孤独。

她面对着长长的湖水坐着，象一颗暗淡的、挂在银河边上的星。夜雾象一个裸体女人倾俯在突起的建筑物的轮廓上。她诱惑和这座古城，用垂在她面前的柳条遮住了自己的脸，古城也变得暧昧了。也许，石头在女人的面前会悄悄地展露生机。她忽然哼起了一支忧伤的歌曲，哼得这样低，却那么热情、恳切。无意中，我好象撕破了罩在她面孔上的轻纱，看见她殷红的嘴唇在夜雾里湿润了。然而，歌声再一次把我和她相隔得很远很远，她的脸象滑过花丛中的幽暗的影子。她在歌声里阴郁地笑着，然后再接下去把那支歌子哼完。

我们半卧在石头后面的青草地上。她的头发柔顺地垂着，我看见她头发上暗金色的发卡、缎带。一曲最微弱的音乐，在叹息声中结束了。

我下意识地感到她的脸上好象流过去一条翻腾的火河，这条河蒙住了我的眼睛。她把腿放在我的腿上。我刚刚注意到她穿了一条从未穿过的裙子。她用双手缠住我的腰，我和她的脸依 在一起，我吻了她。我真想看清楚她的面孔，可是，男人的热情使我盲然。她忧伤的眼睛不再看我，我看见她的手臂在空中划了一下，好象是在大海之中呼救的渔人向迎接他的人挥动的手势。她的臂膀圆润光洁。

“她是谁？什么时候闯进我的生活？她在我的印象中一直是闪烁不定的，象是一团火……”我骤然间被这莫明其妙的自问惊住了。于是，我向她说：“你是一个谜。”

她笑了，——我默默地看着她，是我感觉她在笑。

“你在端详我吗？只有死硬的雕象才叫人端详呢！”

“不，雕象在光影里也是活泼的。”

我想起了她的照片，她的画象，我把她想象成一座石雕，完全是大理石的。她有女孩子们所有的一切。我懊悔，为什么初次见面时，我没能好好地观察她。也许，她就是昼夜交接的大海，她就是海中的孤屿，她是碧月，是丑陋的夜盗，是淫荡的夜雾，是狡猾的夜鸟……。我用双臂缠住她的腰，在夜鸟的歌唱声里我感到她女性的线条在我胸堂里穿流不息。我真想再看看她的眼睛、眉毛和嘴唇。可是，无声的悲泣扭歪了她的脸。

刮风了，风声也象一曲德彪西的音乐。风是一群倒塌的建筑的亡灵，风声里，幸福的悲泣模糊了她的脸。

她是谁？

我用全身的力气搂住她。

这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我不再看她的脸，不再寻找她神秘的眸子。我已很自然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凝聚在今晚这奇特的感觉之中。我不想看她模糊的泪眼；我回避了她用光彩和灵感组合幻影；我不贪恋在这渺小的宇宙里，她那气象万千的姿色；我也不听她那迷人的低低的嗓声里震颤出来的情歌。

我迷惑，而且神往，她，象是一座走过来的高山……我一个人满怀恐惧地行走在浊浪拍岸的广漠的沙滩上，我的眼前是自然的大海，又是人工穿凿的海滨楼阁。木栏上飞过海神的身影，传来她们的嘲笑。我奔忙着，躲避在大山的一块岩石下；我问天地，抑郁还将持续多久？！太阳惨淡的光线照在长廊的曲线上，她的欢笑和悲泣已被这长蛇一并锁闭了。

钟已敲过子夜。漫长的夜是磨人的。我和她已融化成一堆冰冷的色彩，慌乱地涂抹在这个世界上。我自始至终相信她是白色的，是晶莹的。当然，冷若冰霜的塑象长此以往也要凋败。生活的节奏

过于沉闷，终会引来炸雷一样的不和谐音。

她对我说，“你怎么了，为什么沉默？”

“不，我在想……”

“想什么？”

“想……”

在宁静的月色里，她的神色变得异常光明。她的眼睛象是圆号明快的音流，她的嘴唇象浓郁的红葡萄酒，她的头发象玲珑的月光一样卷曲而秀美，她的笑声象海那样宽广和坦荡，她的情态象是赤道的黄昏。我第一次有幸看到的脸。这是我崇拜的那类女人的脸。可是，我又觉得她的脸和我在街上看到的别的女孩子的脸是一样的。是的，她就是她们之中的一个。

她到底是谁？

我要攻破这陌生的壁障。固然，我感到一路一夜的哀怨就要消散了，她快变成一个明朗的人了，我确信我喜欢的是明朗而不是灰暗。再过几个钟头，天就要亮了，她就会象一切少女一样去迎接光明，而把我和黑暗抛在后面。

“天快亮了”，我提示她。

“我喜欢黎明，圆号吹出来的黎明。”她说。

“我喜欢夜晚，夜晚在招唤阳光，安排光明，排斥阴冷，驱赶倦怠。”我这样回答她。我虽然这样说，并且说得坚决，其实，谁都喜欢光明，我也盼着天亮，在阳光里，我可以看到我想看到的一个女人。

勘误

页	行	
50	11	可是，大海在宁静的时候又是多么孤独，多么单一啊！
	19	在水面上浮动，象一个女人撩动着自己的裙裾。
58	倒2	一个守夜的哨兵，在凝视着开阔地，很快地，这块土地上就要

评《思绪》的思想性

毕捷

陆石的《思绪》刊登在《今天》第四期上，人们对这幅画的感觉和理解，因思想和艺术修养的不同而异，除少数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外，大多数人感到莫名其妙，这就有介绍的必要。

《思绪》的画面很简单：在深邃浩淼的星空，仰着一个苦苦思索着的头颅，头上堆聚着许多表示种种思绪的手，这些手紧紧压迫着思想者，遮住了象征着自由和智慧的星光。画面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压抑感。

感觉和联想，是打开所有艺术“迷宫”的钥匙，但是理解《思绪》，却还需要一点勇敢的回忆。昨天，袖里乾坤的野心家们轻而易举地奸污了人民毫无经验的善良，整个中国，甚至连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带着孩提般的天真，舍生忘死地进行着似是而非的革命，随着“革命”的继续，人们终于慢慢尝到了幻灭的苦果。在那随波逐流的年月，多少人经受不住思想炼狱的煎熬，呻吟着倒下了。而真正的思想者，却始终没有放弃对真理的追求，他们拼力抗争，企图摆脱思想的窒息，推开精神的重压；他们也曾幼稚地乞讨过真理、祈祷过上帝；有时他们实在忍受不住精神上的酷刑，也想过妥协……他们的思想象一匙滚沸的铁水，在痛苦地翻腾；象打滑的车轮，在徒劳地空转……

想到这些，再看画面，我们的感觉已不再仅仅是单一的压抑而是一种深刻的不堪回首的颤栗和绞痛。破碎的心灵在挣扎中呼喊，被重重思绪压得已无力支撑的脖颈仍在竭力支撑，思想者似乎面临着精神崩溃前的最后一次平衡，这种不合谐的合谐，赋与作品一种倒海翻江的内在动作，这种无力支撑的再支撑，使我们感到的，与其说是信念的力量，倒不如说是人类顽强而持久的生命力。

终于，一代思想者经过无数次“不免的失败”之后，获得了“注定的成功”，他们以找到了自己——人——的位置，而结束了昨天由于先天不足而铸成的恶梦。《思绪》恰恰表现了这一痛苦而不妥协的探索精神，记录了这一苦难而光荣的思想历程。这就是《思绪》的艺术真谛。

开阔地

方之

前面，开阔地到了。夜正在那面徘徊，没有月亮，但天空清朗，星星在闪烁，倒显得这片土地更加空旷，更加黑暗。微茫中，挺立着那儿几座碉堡黑黝黝的影子。

他往那边走去，没有路。他朝着碉堡的黑影笔直地走去，有时他的脚会踩在一块石块上，跌跌撞撞，甚至摔倒了，手掌擦破了皮，然而他还是急急忙忙地向前走着。

他并不愿意到那里去。他感到害怕，握着铁锹的那只手不由自主地总是发抖。好象后面有人追来似的，他常常吃惊地站住，回头望去，然而那边除了小火车站的灯火，什么人影也没有。刚才经过河边的时候，他惊动了一对紧紧依偎在一起的青年人，他们已经跨过小桥，向那边的小山坡，那个记念碑下的松树林深处走去了。他们一定没有心思来猜测这个带铁锹的老头是干什么的。

前面有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似乎有一种声音在呼唤着他，那声音象是来自身外又象是来自他的心里；那声音并不清晰，听不清字句，随着心脏的跳动，血的潮涌，一起一伏地回荡在脑际。那象是无影的风在低低的呜咽，他就是被这声音催促着，终于到了。

现在他站在碉堡的前面，钢筋混凝土的碉堡，经历过了近三十年的风雨，覆盖着荒凉的蒿草。这是一座坟，埋葬着战争、罪恶、无价值的生命。碉堡一个个排列着，开阔地成了一片坟地。他面对着它们，它们就是过去，过去就是死亡，死亡也就是他的记忆。

是的，他在这里打过仗。就守在这个碉堡里，用美式的卡宾枪和重机枪，也用美国教官给他安装的头脑……。他打得很不错，开阔地帮了他的忙，一直守到火车站拉走了最后一批南撤的人。不过他也就在这里成了俘虏。

记忆的机器，本来早已停止转动了，蒙上了厚厚的灰尘，他忘记了过去，甚至也忘记了记忆。现在他有一双粗糙的手，一副呆板的表情，一对没有光泽的眼睛和一付七只牙齿的假牙，以及一颗心跳每分钟六十下的心脏。

然而机器会突然转动的。电钮按动一下。马达又开始轰鸣起来，谁按动了他的记忆，他不知道。然而他现在开始回想起过去来了。他还数得清自己的生命之树已有的年轮，记起自己的童年，中学时代，军校的生活，妻子，蜜月，那座古旧的小楼前的香橡树，也记得俘虏营，刑满释放证书……

这不是梦，也不是故事，但他的记忆已经如此恍惚，如此扑朔迷离。

按电钮的也许是它。它，就是命运；它，就是低声催促他的声音！生命象是被它划了一个圆，从某一点出发，又到某一点为止。过去他是坐美国卡车来这里的，修的是碉堡。现在他虽不是坐美国卡车来的，但来这里修一座美国设备的工厂，来拆除这些碉堡。

碉堡的射击孔正在窥视着他，他感到害怕。夜气已凉了，浑身在发抖。开阔地是静悄悄的，充满着死气。一声刺耳的汽笛，他又向火车站那边看去，一列火车正在进站，车头雪亮的灯光正冲破黑暗的氛围，一直刺他的眼睛，在开阔地投下了他巨大的影子。

他惶惑地退入碉堡的阴影中去，铁锹碰在碉堡的钢筋水泥上，尖厉的声音使他胆战心惊。腿脚麻木。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样害怕，也许那只是本能，几十年的生活磨掉了他的生命中那一层勇敢的光泽，露出了暗淡的颜色，铁锈的颜色，冰冷的颜色。

不过他还是开始动手了。铁锹插进了松软的土堆里，这是白天他们已经在这里挖过的，戚戚察察，声音在开阔地上传开，他惊惶地停住了手，向四周望着。一切都太寂静了。寂静反使人觉得恐慌。他似乎觉得，碉堡里就有人在窥伺他，他盯住了那黑洞洞的射击孔，身子不由自主地蹲了下来，紧缩着，这样的姿式给了他一种安全感。

他决定不再用铁锹了。双手开始在土堆上扒。他的手握住了一把湿润的土，手心感觉到了泥土的清凉，这是染过血的土，或许这土壤里还有几个血分子吧！或许早已经没有了。那些分子早已在阳

光下蒸发，在风中飞散，散布到别的角落，散布到旷野去了。生命是有生有灭的，但这种生命的物质却一直存在着。

他继续摸着，扒开那些松软的土，在黑暗中摸索。摸到了，他感觉自己握住了一根东西，把它从土里拔了出来。随后，一根、两根，一块、两块，他把从泥土中扒出来的东西，堆在碉堡的墙根下。……

这是死亡的堆积，因为这些没有份量的东西是死人的尸骨——大腿骨、肋骨、脊椎，长的和短的，粗的和细的，也许是一个人的，更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的……

白天的时候，他和工人们在这里为未来的工厂挖地基，这些白骨就是那时候挖出来的。起先，当掘出第一块骨头的时候，谁也没有介意，在一个工地上，什么东西都可能挖出来。那些青年人把骨头在空中抛了一个圈，借此嘲笑他这个老国民党军官一番。和他一样，他们也是释放的留用犯人。这是些犯过大大小小罪孽的人，偷窃、抢劫、强奸，但是他们也有权力嘲笑他，他的罪行是战争和失败。他就是在那时候开始　醒了自己的记忆的。

他并没有告诉别人自己就在这里打过仗，往事早已过去，他看着白色的骨头，只是茫然地摇摇头。然而白骨越挖越多了，甚至那些年青人，他们曾凭着勇气声称自己敢面对血和肉，可是干燥的没有光泽的白骨，逐渐攫住了他们的心，白骨的堆积，那就是死的具形化。骷髅和牙齿，尝过人间烟火，现在显露死神狰狞的微笑。

现在他重新把这些尸骨堆积起来，无疑这就是他们那些和他一起在碉堡内顽抗过的人，当枪声稀疏下来的时候，胜利者的尸体被抬走了，胜利者被埋在那边——记念碑下，光荣守护着他们，他们守护着和平、安宁和幸福！而失败者的尸体就掩埋在这里，碉堡的旁边，罪恶守护着他们，他们代表了死亡、耻辱和灾难；

当然，还有他，他没有被埋在这里，这些尸骨里没有一根是他的，他是俘虏，他还活着。然而，他摸着，仿佛也摸到了自己，摸到了那残缺的牙，空荡荡的眼窝……他本来也会被埋在这里的。

那不复还原的人的形状，曾是依附在这尸骨之上的，凭着模糊的记忆，他似乎还能知道这块尸骨是谁。这个　　，有两个大门牙，

那是重机枪射手的，他用这对牙齿 过别的骨头，在 帮上边挨过他的耳光；这块大腿骨，长度可以告诉他原来属于谁，一个爱喝酒，在夜里哭着想老婆的人……。他们全都不复存在了，他们为什么死，那生命的价质在什么时候失掉的？不，他不能回答。他驱使过他们，训斥过他们；他为什么这样做，今天他自己也不明白了？

他犯过罪，但那是为什么？轻信了美国人？还是命运？还是他的无知？

他跪在这开阔地上，跪在这碉堡的前面，彷佛是在祈祷，但胸中没有祈祷的词句，没有对未来的欲念，还是那催促他的声音在耳际响着。

他随身带着麻袋，把尸骨装进了麻袋里。背着往回走，麻袋[illegible]个沉重，但是他感到双腿无力。风正从小河上吹来，寒冷的风，秋天的风，萧杀的风。月亮正升起来，河边上荡漾起银白色的光，他在河边站住了，沉默了一会儿。把麻袋卸下来，小心翼翼地抛向水中。水面哗的一声响，惊动了对面芦苇丛中的一对鸟，它们扑地飞起来，飞过他的头顶，飞过了那片空旷的开阔地，消失在碉堡的黑影后面。

月亮正辉映着对面山坡上那座记念碑的庄严的影子，它很象是[illegible]，在那说着开阔地、钢铁地，这块土地上就要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厂房了。

订阅启事

本刊接收长期订阅户，各地读者可先来信索取订阅单，填好后寄回，并汇寄预付款二至五元（请勿用邮票代替）本刊将按指定地点邮寄刊物（邮资免付），并及时通知续订或停订。

《今天》编辑部

克罗齐美学的启示

艾虹　史文

一、克罗齐的哲学—历史体系概述

克罗齐是二十世纪具有广泛影响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他是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最大代表。克罗齐观点的形成过程是漫长而又复杂的，直接给予他有力影响的是黑格尔、维科和弗。德。桑克蒂斯。这三个人代表了克罗齐的三大兴趣：哲学、历史和文学。克罗齐的哲学体系基本上是在本世纪最初的二十年内形成的。他写了四卷本的《精神哲学》。其中依次论述了美学、逻辑学、经济学、伦理学和历史。他是个唯心主义者，并从一元论的角度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否认物质和自然界的存在。“把研究精神与其并不存在的对方这两种概念之间的联结和相互关系也是没有根据的。”他认为，我们思维的实质或题材是心理、生活或精神。人们只能确信心理或精神活动的存在。而任何“超验”实体的假设都是不正确的。由此他把哲学定义为关于精神的科学。他说：“精神就是整个现实……除精神以外没有其他现实，除精神哲学之外没有其他哲学。”他把精神世界和客观世界等同起来，把哲学和历史也等同起来。

依照克罗齐的学说，精神活动分为认识和实践两类。这两者属于低高“两度”，彼此循环产生。这两度又各分为两阶段。认识活动分为直觉的和逻辑的。实践活动分为经济的和伦理的，相应于直观、抽象、经济及伦理活动的是美、真、利、善的概念，分别归美学、逻辑学、经济学和伦理学来研究。这四者构成了哲学，而历史是对精神、生命和人类活动的具体研究，它于上述四种概念都可应用。因此，历史是最宏伟深奥的学科，并与哲学本身同一。历史学家必须对他所研究的事件进行理解和评价，因此又成为哲学家。克罗齐认为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因为理解和评价事件就必须要使它

们再现和复活。

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判是两方面的。他不但反对超出直观和在抽象活动之外去寻觅任何“超验”实体，甚至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种超验实体的观点也不能接受。他认为原则上绝不能承认物质世界的存在，即使把后者理解为观念的异在也不行。他“不能容许两元论”的“烦琐哲学的偏见。”另一方面，他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认为黑格尔哲学有两个基本缺点：把辩证法推广到“并不存在的自然界”，第二，辩证法的基础是概念的对立性和矛盾性，而不是概念的差别性。因此，他用“相异面”来代替“对立面”，用概念上的依存来代替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过程。他认为，“纯粹概念”即“真实的存在”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唯一范围，概念的一致和差异这一思辨原则决定着存在的基本形式。“差别的联系是环形的，因此它是真正的统一；相反，把对立面推广到精神和现实的形式上，这不会造成代表一个真正无限性的环形，而是导致无限性的运动。”克罗齐站在对立面的统一是“唯一的真理”的立场上，从根本上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和相互转化，并且认为对立概念和差异概念的混同是“黑格尔的体系里在哲学上所犯的所有错误。”

从哲学思想上来讲，克罗齐是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从当时意大利现实情况来看，他的活动和观点，却有着进步的意义。他的广泛的文化创举使二十世纪意大利的极端停滞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大大地活跃起来，恢复了意大利古老的文明荣誉。同时，他又给予猖獗一时的法西斯主义和居统治地位的教权主义宗教思想以无情的批判。他在一个长时期内成为意大利的精神喉舌，甚至成为意大利很大一部分知识分子所崇拜的思想家。

二、克罗齐的美学基本观点

克罗齐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他的美学观点是从“直觉即表现”这样一个基本概念出发的，从表现中探求艺术的本质。克罗齐的“直觉即表现”的观点，和德国艺术学家费德勒的观点有相通之处。他把认识活动分为两种形式：直觉的和逻辑

的。直觉的认识是通过形象进行认识（只见事物对象本身而知其形象），它的范围是杂多性中的个别。逻辑的认识是概念的认识（发现事物中的关系，运用推理作用而有所了解），它的范围是普遍、是杂多的统一。直觉是低级的，然而是独立的认识形式，是认识的起点。思维是高级的认识形式，可是只能存在于直觉基础上。直觉的认识属于美学的范围，理性的认识属于逻辑的范围。所谓直觉，仅仅是感觉、知觉、联想等的创造性活动，把自我在表现之中客观化。直觉的来源是无形式的情感，经过直觉而为心灵活动所掌握，才得到形式，成为意象。直觉的这一“心灵综合作用”不但表现了情感，同时也创造了表现感情的意象，即客观世界的事物。直觉必须以某乎种形式的表现出现，表现其实就是直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在直觉里，“感觉或印象、借文字的助力，从心灵的浑暗地带提升到凝神观照界的明朗。在这个认识的过程中，直觉与表现是无法可分的，此出现则彼同时出现，因为它们并非二物而是一体。”克罗齐认为一般人和艺术家的差别只是直观上量的差别，从质上讲是一样的。因此一般人也差不多总有几分诗人、音乐家、画家、散文家的本领。

克罗齐对美和艺术的看法是一种特有的形式主义。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美学上的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克罗齐把这一关系理解为：内容是未被表现加工的“单纯的印象”，而形式就是这一加工过程，即是表现。他试图以此消除产生疑问的余地。他排斥了这样“两种主张：(一)把审美的事实看作只在内容，(二)把它看作在形式与内容的凑合，就是印象外加表现。”他认为在艺术中（审美的事实中），“表现的活动并非外加到印象的事实上面去，而是诸印象借表现的活动得到形式和阐发。”内容只停留在表现活动的出发点上，因此“审美的事实就是形式，而且只是形式。”此外什么也得不到。克罗齐认为艺术家“缺乏了形式，就缺乏了一切，因为他缺乏了他自己。诗的素材可以存在于一切人的心灵，只有表现，就是说，只有形式，才使诗人成其为诗人。”“在纯粹的艺术家的作品中，平庸的表现是不可以容忍的。”

克罗齐认为表现即杂多的综合整一，并且"每个表现品都是一个整一的表现品，心灵的活动就是融合杂多印象于一个有机整体的那种作用。"表现品直接起于印象，旧的表现品必须降到印象的地位，才能溶合在一个新的单一的表现品里面。这一观点辩证地解释了艺术作品中全体与部分的关系，作品间的关系，互相吸取的关系。

克罗齐从审美活动中排除了实践活动，反对把审美活动附属于实践活动，把实践活动的规律应用于审美活动之中。审美的事实在对各种印象作表现的加工之中就已完成了，艺术作品都是"内在的"。克罗齐阐述了"艺术独立"的原理。因为内容的选择是不可能的，"就艺术之为艺术而言，寻求艺术的目的是可笑的。""规定目的就是选择，""在各印象及感受品中加以选择就等于把印象与感受视为表现品。""选择就是意志。"意志是实践的形式，是改变事物和创造事物的。它只能在认识之后，而不能在认识之前。而"表现是自然流露"，"真正的艺术家发见自己心中象怀胎似的有了作品主题，怎样经过他并不认识。他只觉得生产的时刻来到了，但是不能随意志要生产或不要生产。"艺术是自由的灵感，关于艺术目的的论据都是滑稽的，它独立于实践、科学和道德之外。克罗齐指出了"选择"对于艺术创作的损害作用。他说："题材或内容不能从实践的或道德的观点加以毁誉……如果这些表现品真是完美的，就没有别的可说，只好请那些批评家们不要再搅扰艺术家们，因为艺术家们只能从曾经感动心灵的东西中取得灵感。批评家们最好注意改造四周的自然与社会，使他们所说的那些印象和心境不发生。如果丑恶可从世界中消灭，普遍的德行和幸福可以在这世界中实现，艺术家们也许就不再表现反常的或悲观的感情，而只表现平静的、纯洁的、愉快的感觉，成了真正理想国的理想人物。但是，只要丑恶与混浊有一天还在自然中存在，不招自来地闯到艺术家们面前，我们就无法制止这些东西的表现，表现已成就了，要取消它，事实也是无用的。"克罗齐[illegible]的作用。他认为这"[illegible]"，如果批评家[illegible]艺术家们发见他们自己，就是发现他们自己的印象和灵感，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

所需的历史阶段和他们个人的性情规定他们要做的工作"的话，也绝不是艺术创作的"母亲"。

在克罗齐美学中，所谓美，就是成功的表现，丑则是不成功的表现，成功不成功，在于情感能否恰如其份地被意象表现出来。成功的表现没有量和质上的差别，所以美是一种绝对价值。他还从"直觉即表现"的定义出发，说明语言无非是表现的一种，因此得出语言学就是美学的结论，指出了语言与艺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他认为人们尽管使用的是旧的词语，却不断随着客观情境和主观情感的变化而赋以新意义、新生命，不断地凭直觉再造。因此，语言和艺术都是常新的、无限的。他的这一观点受维科的影响很大，虽然有片面性，但是不能掩盖它的革命性的一面。

三、克罗齐和我们时代的艺术思想

克罗齐作为二十世纪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美学家，给二十世纪的世界带来了新的思想意识和美学原理。克罗齐的精神哲学给了人类以哲学——历史的总体意识。象克罗齐这样集大成的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是不多见的。作为同一世纪的人，我们有必要对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特别是他的美学和艺术思想。

二十世纪的美学随着哲学的解放而解放，并且从理性主义的艺术理论中解脱出来。在二十世纪的艺术流派和艺术理论中，克罗齐的艺术的直觉主义是主要流派之一，它至今在世界上仍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我们认为，克罗齐作为二十世纪的思想家，给我们时代的艺术思想带来极大的改观。我们作为二十世纪的人，需要克罗齐及其艺术思想，思想是超越国界的，尤其是在一个国家和民族需要它的时候。

克罗齐的艺术的直觉主义在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可是这样的艺术理论在我国近三十年来竟然没有认真的介绍和客观的认识。我国的艺术理论一直受政治理论的控制，直至文化大革命，完全被政治化了，人们普遍感到我国艺术理论的枯竭，以至不能给予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的产生以有益的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谈

论克罗齐的艺术思想，就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并不是要来贡奉一位艺术的统治者，但是我们确实非常需要新的艺术思想，它的光辉使我们的自由灵魂长上一对翅膀，光明由此而成为自在和自觉的了。

我们在上一章对克罗齐美学作了简要的阐述，这里我们所要谈的是何以克罗齐能和我们，也就是说能和人类联系起来。

克罗齐认为，“直觉知识可离理性知识而独立。”艺术并不受理性的束缚，克罗齐强调理性和直觉相异而不是对立，不是理性主导艺术的再现。这样艺术就是独立的了。我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为什么如此贫乏，难以表现美呢？原因之一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只是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简单描述。这种描述本身就是概念，就是政治的化身，连艺术再现理性这种古典的艺术理论都谈不上，这样就势必失去了作为艺术品的本来意义。克罗齐认为，“艺术是自然的理想化，或理想化的模仿”，“艺术有解放和净化的作用，也就等于说‘艺术的特性为心灵的活动’。活动是解放者，正因为它征服了被动性。”这就把艺术之所以是艺术而不是政治或者其他什么的界限划分出来了。这种心灵的活动就是解放者，它把人的灵魂中的潜在的创造能力焕发起来。艺术是自由的灵感，正是人在不断为自由而自决的过程中，才能实现自我异化，这种异化将人本身塑造成为对象。“心灵只有借造作，赋形，表现才能直觉”正是这个道理。直觉已经不再是本体和对象之间的相互观照了，它是一体的，它已经作为独立体存在了。

克罗齐的艺术的直觉主义并不因失去理性的主导使直觉成为被动的感受。克罗齐关于直觉的定义是：“对实在事物的所起的知觉和对可能事物所起的单独形象，二者在不起分别的统一中，才是直觉中，我们不把自己认为经验的主体，拿来和外面的实在界相对立，我们只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外射我们的印象），无论那印象是否是关于实在。”这种直觉主义是“创造的联想（赋予形式的、建设的、分辨的联想）”“综合可称为联想，但是既有了创造一个意思，就已假定有被动与主动，感受与直觉的分别了。”这种创造性的联想构成了艺术的直觉主义的核心。

那么，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创造性联想又从何谈起呢？它难

道不需要大量的知识和有待于门户开得更大吗？没有这些，发挥人的潜在的创造能力岂不是空话吗？这些问题的谈起，需要我们重新设置认识的角度。

我们需要对我国的现实情况有所估计，这样才能使我们获得客观的印象，致使“把我们的印象化为对象”。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中华民族一直是独创文明的民族，同时又自封天下之中央王国，这种创造与守旧精神的混成，使自己裹步不前。由于这种特定的民族性，我们的环境一直是半封闭的，直到最近才有所开放，这就使得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仍旧是不开化和异样的。而我们这个时代又在这种情况下对过去重新进行规定，并且正在决定和改变中国的命运。这就是我们需要估计的中国现实情况。这种情况是无法下确切的理论定义的，正如克罗齐所说，“历史并不建立真实与非真实的概念，只是利用它们。”我们正是要用历史，即上面估计的现实情况再造我们的历史联想，从而产生宏观的历史意识。

知识分为直觉知识和理性知识，艺术正需要直觉知识，即历史直觉；至于理性知识，是靠概念性知识的积累来完成的，所以也并不直接作用于艺术。我们在排除了理性知识对艺术的直接作用之后，就已经对前面的疑问作出了回答。下面我们将探讨直觉如何导致艺术创作。

克罗齐写道：“人在思想时，只就他在思想这一事实来说，有各种印象和情绪。……是他思想本身的奋发振作，以及连带的艰苦众欢欣，爱和恨。这种奋发振作在成为心灵的观照对象时，不能不取直觉的形式。”这就是说，直觉能够满足我们得不到满足的东西。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有着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大革命，对作为生存在这个时代的人来说，是遭遇到了历史上极为罕见的变革事件，它为我们提供了直觉的重要质料。我们需要对历史进行比观，也就是说不仅仅直观，还要复观和反观历史才能产生创造性联想，这种联想是“有意识的回想”，或“被看成下意识的诸原素的联贯。”我们所处的动荡的历史时代，并不乏联想的因素。“近似与或然两原则其实支配了一切历史的批评”，但是这种历史的批评和产生联想的先决条件是从非个人的历史角度出

发的。对历史事件的估计极为重要（并不是求证历史），它产生了创造性联想并导致宏观的历史意识，也就是导致了哲学——历史的总体意识，这类意识和艺术直觉是亲情关系。

当我们产生了创造性联想之后，人的潜在的创造能力也就上升了，"人道出现了，自然就退了位，人在表现他自己时，确是从自然状态的深渊里涌现出来。"

我们在这里着重谈了历史及其意识，这并不背离本文的主旨。我们所谈的是艺术创作如何同创作者本身一样拥有自由的灵感，艺术创作才是可能的事。"直觉即表现"说出了直觉和表现互为同质的关系。这个道理不仅表明了直觉的艺术观，还说明了任何艺术作品如果是美的，那么，创作它的那颗心灵就必须是绝对自由和不断自决的。

四、克罗齐：作为独立存在的艺术

克罗齐认为艺术是独立存在的，对于艺术规定目的就是选择。这种基于目的的选择就是意志。意志是一种实践的活动。这种目的选择把直觉降低为印象和感受，艺术品由此而成为印象或感受的表现品，却不是直觉的表现品。这样一来，艺术或者变为无意识的表露，或者成为有意识的政治意念。在我们的生活现实中，这两类表现品都是有的，并且居我国文学艺术作品的绝大多数。这是艺术降格：返自然或成为政治附庸，这是艺术被目的作用所破坏的后果。

我们先来看看艺术品经过目的选择成了印象和感受的表现品之后，造成无意识的表露的结果。这种表露就是把表露赋与自然。反过来由自然产生的表现品必然是无意识的。结果就是艺术模仿自然，把自然作为艺术表现的本体。这种无意识的表露是以自然为中心的轮回。在这种轮回中，艺术不再作为自由的灵感，它成了反理想的流俗物了。克罗齐说："艺术是自然的理想化，或理想化的模仿。"这说明了艺术是人类要在理想中实现的愿望。反之，就不成其为艺术了。有人认为这种直观自然的印象和感受就是表现生活，这是极其错误的。如果是这样，就不需要艺术来美化人类的心灵了，人类

在原始时代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一种倒逆，把人类从对理想的文明要求中拉回到野蛮的自然状态。在这类作品中既使提出了一些理想要求，理想也只是作为概念存在的。这类作品只能是自然和概念的复合品，它不产生美，它永远也无从产生美，因为它丧失了艺术作为艺术存在的自由和理想。

还有一类表现品本身就是目的，这类作品把作者的政治意念加于其中，以对人们进行说教。在这里艺术不再是"理想化的模仿"，倒是理想被狭义地理解为政治，成为"政治化的模仿"了。这是我国文学艺术界很多人都犯的一个致命错误，即把政治定义为理想，把理想曲解为政治。这两个名词的泛涵意义是不同的，虽然它们之间有某种相近意义，在这里我们就不做详尽的讨论了。总之，政治不能侵越艺术领域，这种目的性从根本上损坏了艺术品，我国文学艺术作品的低劣和贫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政治的目的作用造成的。

那么，文学和艺术作品是不是不能表现社会和历史了呢？并不是这样。

克罗齐认为："世界全是直觉品，其中可证明为实际存在的，就是历史的直觉品。""历史介乎二者（直觉与概念）之间，它好象是摆在概念一起的直觉产品，即一方面把一些哲学的分别接受过来，一方面仍是具体的和个别的艺术的产品。"这种中介作用给了我们更为深奥广阔的东西："直觉给我们的是世界，是现象；概念给我们的是本体，是心灵。"当我们要表现历史的时候，哲学——历史的总体意识和历史的表现品仍旧是一体的，即"直觉即表现"的关系。

并不是所有的文学艺术作品都和宏观的历史意识构成这种双度的一体关系。克罗齐写道："在直觉里一切都是实在的，所以没有一件事物是实在的。只是到了较后的阶段，心灵才分出外表的与内在的，所希望的与所想象的，主体与客体（对象）之类的概念。只有在这较后的阶段，心灵才分辨历史的与非历史的直觉品，真实的与非真实的，有真实根据的想象与纯粹的想象。"作为非历史的即纯粹的艺术作品，更是可以自由存在的，它们可以作为非历史的直

觉品与历史的直觉品的同一性。对于纯粹的艺术品我们在第二章里已经作了阐述，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在对艺术中的目的活动作了分析之后，可以声言，艺术是独立存在的。它不受制于政治或者其他目的活动，所以艺术是不能选择目的的。同时根据"直觉即表现"这个一体原则，表现也是不能分析的。正如克罗齐所说："表现没有手段，因为它没有手段所要达到的目的。它对事物起直觉，不对事物起意志，所以它不能分析为意志、手段、目的那一些抽象的抽象的原素。"艺术所表现的是意象，意象是经过人的心灵活动升华了的理想情感，而意象只能是使人意会的，却无从分析。

克罗齐美学和他的艺术思想，给予我们很有教益的启发，不仅因为他所阐明的新的美学原理和精湛的艺术思想，他的精神哲学也给我们带来极大的裨益。我们着重探讨了艺术创作的创作思想和艺术作为艺术存在必须是独立的这一原则，这是依据目前的现实情况而论的。从对这两方面的探讨中，我们可以说，艺术是自由的和独立的，否则就不成其为艺术；人是自由的和自决的，否则就无从进行艺术创作。历史并非没有给我们以机会，这要看我们的奋斗能不能燃起美丽的艺术之火。